

6-7



歷代史論卷之六

明 太 蒼 張 溥 論 正

晉

慕容叛秦復燕

肥水之役 慕容滅西燕附

姚萇滅秦

慕容垂號之謂王子也以功名為燕主暉所忌懼而犇

秦苻堅重禮之後即苻堅攻秦自稱燕王姚萇者弋仲

第二十四子少隨兄襄征伐三原之戰苻堅殺襄萇率

諸弟降於苻生堅用為將累有大功卒謀叛自立國號

後秦弑堅於新林謂苻夫垂之負德甚於萇萇之逆節

倍於垂兩人者皆所謂畜水覆舟養獸反害也然苻堅

雄主平燕定蜀擒代吞涼五胡之盛莫與比烈使善守

其國無怒晉而喪師垂萇雖豪終身臣服惡能動哉堅

慕容垂之奔秦有激而逃者也姚萇之歸秦兵敗而降者也有激而逃者宜志在復國而垂能以兵授擊兵敗而降者宜不忘報德而萇乃縊堅自立通篇以



兩事合發前  
幅於敘事中  
夾入議論後  
幅於議論中  
畧帶敘事為  
勸為戒大義  
昭然而氣勢  
雄瑋筆情高  
援工縱橫之  
學而一執於  
正譎力方駕  
蘇明允

謀代晉愛妻少子皆知其敗勸行者獨慕容垂姚萇與  
良家子耳苻融言鮮卑羌虜國之仇讎常思風塵以逞  
志良家少年不閑軍旅苻融諛會主之意其論利害  
審矣堅終不聽進銳而驕謝玄兵渡肥水戎騎百萬須  
臾靡潰視曹孟德赤壁昭列狻亭禍更不支兵多易敗堅  
實涉凶慕容氏居秦天雨流芳英雄連袂志圖恢復恨無其便  
堅敗淮南垂一軍獨存堅于騎來赴慕容寶等勸垂殺  
之復燕易於反掌垂謝不忍其時猶感恩知己俟釁他  
日也丁零翟斌兵起垂命垂往討資寇以兵安能無變  
於是慕容泓起於華陰慕容沖起於平陽咸與秦敵皆  
垂所召獨姚萇從苻融出擊泓諫其輕敵融不從敗死  
堅斬萇使萇懼亦反執堅於五將山幽於別室遂縊之



彼為討慕容而出慕容未嘗弒君彼先為之何以謝秦  
人乎蓋慕容垂志復燕者也姚萇志滅秦者也復燕者  
返其侵地完其故疆燕秦並存可也滅秦者以下弒上  
勢不盡不止矣慕容沖攻長安堅尚可背城力戰忽惑  
讖書逃奔五<sup>胡</sup>時所慮者惟燕與西燕不虞後秦執之  
以歸也堅窮困亡命執於燕<sup>雨流芳</sup>於後秦等死耳然燕執  
之堅與分地而盟尚<sup>天</sup>可無死後秦執之欲為夫差釋句  
踐其能乎堅不<sup>不</sup>垂而遇萇堅誠不幸然垂得萇而有  
復國之實無弒主之<sup>名</sup>堅之不幸未始非垂之幸也萇  
既弒堅秦讎後秦深於兩燕自是萇日戰於君臣垂日  
戰於宗族姚興殺苻登而後秦始興垂殺慕容永而燕  
始大究之萇死一年秦方滅西燕滅一年垂即死兩人



年逼衰老覆人國祀彼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亦可畏哉

丁零叛燕

苻堅之敗於淝水而歸慕容垂也執之止一夫力耳慕容

容實勸垂早圖<sup>之</sup>弗聽也昔項王破走彭越拔滎陽烹

周苛殺樅公虜韓王信<sup>天</sup>圍成臯漢高急而逃獨與滕

公載北渡河馳韓信修武壁將其軍乃復振令韓信是

時取漢高無異凡上肉顧不忍反資以兵漢竟有天下

信則族誅今苻堅困<sup>之</sup>赴垂<sup>之</sup>死惟命垂感微恩以兵

授之獨不慮堅為漢高乎堅比至洛陽眾十餘萬垂請

奉詔書鎮慰北鄙權翼止堅勿許堅竟縱之翼遣壯士

邀於河橋垂結草筏易衣馬始免設一失計身死不暇

丁零叛秦適以資垂也其反覆叛燕則所以白斃夫垂之復國由於秦王檄之討翟前幅論垂事都用反跌法至前之縱堅四語方是正意翟之叛燕由於恃功騎縱而有



貳心後幅論  
翟事大概是  
順說蓋山野  
異類無奇才  
遠畧一愚室  
足以盡之通  
篇說燕處多  
說叛燕處少  
似乎賓意多  
於主意然畢  
竟燕是主而  
丁零是賓要  
非賓主倒置  
也細讀當自  
得之

安能脫條籠振絕業哉丁零翟斌者秦之衛軍從事中  
郎也反於河南堅檄書使垂討之垂卽斬吏燒亭襲殺  
苻飛龍與斌合前者堅重垂而垂舍之今者垂離堅而  
卽與堅敵釋掌握之易尋鋒矢之難等叛耳不順取而  
逆行何心尋英雄舉事不乘人險兵交在下無居首  
名前之縱堅所以義後之從斌叛則有辭觀垂上表  
論列稱堅盟主合終不遂泣望西京知其心慚倍德  
零夷夏推爲盟主合終不遂泣望西京知其心慚倍德  
亦不樂以畔人自也斌恃功驕縱潛謀叛垂事洩受  
誅後翟真翟成翟遼翟釗等反覆搆難雖敗死繼告垂  
亦苦兵釗奔慕容永戰爭始息後釗復謀反永殺之丁  
零種衰且盡矣夫堅不蚤殺垂不蚤殺斌



用兵日疲豈垂之智計反不及其子寶哉羣叛相聚執  
必爭雄大為楚漢小為張陳未聞有始終無變者也王  
莽篡漢宗室舉義南陽江附劉縯新市平林附劉玄  
謀出同族讎猶留首何責於鮮卑丁零乎斌始叛秦慕  
容鳳等歸之圖勸其奉垂卒滅翟氏者慕容氏愚哉斌也  
然垂起兵復燕慕容芳流慕容冲應之燕將殺泓立冲稱  
西燕段隨弒冲隨誅宗天立忠復被弒而永立永自帝垂  
擊殺之一也而魚肉若此弒又不足道矣

拓跋興魏

晉世五胡雲擾中原分十有六國宋初猶存五國而赫  
連沮渠最後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始盡入於魏創業  
者則珽也珽之先世有天女生男之祥諺云詰汾皇帝

魏之稱帝自  
魏始其稱拓  
上開基立廟  
建制皆前此



所未有乃清  
河萬人之禍  
卒亦同於猗  
盧什翼捷篇  
未特為拈出  
所以重戒色  
荒也夫英傑  
自命而溺情  
牀第覆轍相  
尋終不覺寤  
三復是編夫  
固可惕然而  
思返

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其事誕不足信若猗盧之善  
用兵鬱律之雄北方什翼捷之修祖業則未可謂非人  
傑也猗盧與兄猗也從晉東嬴公騰擊破劉淵及劉虎  
白部劉琨結為兄弟藉其兵力斬靳沖劉粲等立功王  
室庶幾張容就其盡得陞北地爵代王豈僭哉猗  
盧愛少子比延疏長天雨流芳六脩而被弒普根攻六脩滅之  
討賊之正也普根卒于文早死國人立其從父鬱律猗  
也妻惟氏見而殺之其子什翼捷方在襁褓匿母袴中  
乃免後翳槐死拓跋孤親迎於趙讓之以國諸方歸服  
長孫斤謀弒什翼捷世子寔格殺斤寔亦傷脅死珪其  
遺腹子也寔君弒父珪從母走依賀訥屢蹈死而脫雖  
賀氏之智劉庫仁梁六眷尉古真諸臣之忠足以濟險



抑天將興魏其人固不可得而殺也夫中原土地始并  
於苻堅繼歸於後魏淮漢川蜀以北稱中國主者不能  
有也然前秦之興自苻洪苻堅苻丕苻崇凡六主  
共四十二年為姚興乞伏乾歸所滅魏則起道武登國  
元年止孝武太熙三年凡三十三主共八十九年傳國脩  
促殊矣珪於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即代王位改國號魏  
至安帝隆安二年稱<sup>天</sup>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子紹弒之禍  
與猗盧什翼犍同三人皆拓跋氏英傑並厄子禍其才  
能大疆宇龍營荒服而<sup>不</sup>察蕭牆豈見遠者遺近圖大者  
忽微哉且猗盧之弒<sup>繇</sup>愛<sup>子</sup>于什翼犍之弒<sup>繇</sup>繼<sup>嗣</sup>未  
定繫<sup>雖</sup>積<sup>漸</sup>尙可恕曰人倫之不幸也珪悅賀太后妹  
貌美殺其夫納於宮中生清河王紹紹年十六無賴珪



燕魏相攻勝  
負互見自垂  
死實立國多  
內亂燕叙不  
支篇中叙意  
外之變大抵  
自麟始夫段  
后以一婦人  
能知麟之必  
為國患德之  
可延燕祚自  
是女中之有

將殺之反遇弒書云自作孽不可活非歟唐太宗取隋

天下而失之巢刺王如明阜戡唐大難而失之壽王如

楊氏皆不知鑒也夫

魏伐後燕

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夏五月燕遣其太子寶擊魏秋

七月降其別部進軍臨河九月魏王珪將兵拒燕冬十

月燕軍夜遁十一月追至參合陂大敗之二十一年春

閏三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於上谷太

子寶立秋八月珪擊燕九月慕容農敗走魏取并州冬

拓跋儀攻鄴慕容德擊破之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德

又破儀燕與魏勝負角見殺傷相當卒至國破君弒者

豈盡戰之罪哉病在垂老而不知擇子寶暗而馴致家



奇識者乃晉獻以惑驪姬而召亂慕容以拒段后而致危聽言固當斷之以理要未可執一而遂矜明察也口實之長子沉敏而遭傷垂之少子姦愎而後歿此中似有天意作者猶恨麟而悲盛要使好惡之公常自存於天下耳

難也垂初立第四子寶為太子時後段后言其才弱恐

麟為患請擇農隆付以太業垂不聽寶立即弒段太后

身為賊子欲使弟恭子孝難矣隆安初魏圍中山久城

中將士皆思出戰高陽王隆力請從眾麟固止之慕容

皓謀殺寶立麟蘇泥告變皓斬關奔魏麟又劫北地王

精弒寶精守義始麟奔芳時寶召會赴難在道寶恐

麟逆奪其軍遂謀棄中山走保龍城夫人心欲戰而遏

之大國可守而之寵弟作難越在草莽惟賴愛子奉

衛周旋無殞豈意會復懷憾謀誅二王廢太子隆死帳

下農中重創寶斬會不殊會勒兵反攻寶馳龍城夫寶

之坐困中山而不敢戰也所懼惟魏慮不及麟麟亂出

亡所懼惟麟慮不及會會又背父寶則安歸一人之身



敵國難之其弟其子復難之寶殆將死矣慕容詳殺會

麟殺詳魏王珪逐麟奔鄴寶還龍城可幸休息乃更圖

伐魏士心嗟怨段速骨等因眾作亂蘭汗擊殺之遣使

迎寶寶入城被執寶即位逾年日罹鋒鏑前欲避魏兵

而不能避麟後欲避段速骨等而不能避蘭汗兄弟

躁則觸藩凶則滅頂雨流芳真窮哉長樂王盛寶之庶長子

沈敏多謀略輔垂興復有功寶赴蘭汗盛流涕固諫不

從寶遇害盛幾死者數矣外依蘭氏內行離開卒誅汗

等犯險忍辱克還舊物楚昭反平王之國燕昭雪子噲

之恥未若是難且烈也享年二十九竟遭賊傷天不祚

燕文垂少子趙王麟佐寶弒段太后又謀弒寶逼寶失

國而死慕容詳守中山拒魏麟襲殺之上尊號於慕容

麟襲殺之上尊號於慕容



德既復謀反為德所誅彼實亂首不免夷戮然猶恨其  
緩死也

偽楚之亂

孝武帝在位二十一年弒於張貴人當國者會稽王道

子隱而不問安帝初立王恭兵起所稱討者王國寶

王緒亦釋貴人不問也道子斬國寶緒以謝過恭始還

鎮兵可以止矣未幾復反者庾楷說之也王恭用兵殷

仲堪應之劉牢之恭所厚也桓立楊佺期仲堪所任也

牢之附恭則背恭劉馬顯則背元顯附立則背立

反覆速死宜矣恭信牢之而死仲堪畏立而死佺期救

仲堪而死牢之討立而死歷觀諸人之死皆桓氏先驅

也恭再興晉陽之甲牢之止之不聽而敗後雖負恭其

撞壞家居者  
武原自取禍  
乃稱戈四起  
竟忘弒君之  
義而徒自相  
攻殺使桓氏  
之勢日以鴟  
張篇首提清  
頭緒以後都  
是白發議論  
一縱一橫筆  
鋒所觸具有  
雲蒸霞變之



奇要之用筆  
則奇倚論則  
正此大雅卓  
爾固非雕刻  
字句以為驚  
人者足以比  
數

初心尚未欲亂也立與佺期憤不得志說仲堪舉兵直  
亂首矣王恭仲堪無為亂之才而有可用之兵立與牢  
之佺期無可用之兵而有為亂之才是以牢之必用恭  
立佺期必用仲堪其亂始成牢之工於叛人立佺期心  
乎賊晉繩以春秋誅意之法首誅者立佺期次之牢之  
又次之久之諸人俱天南立反居勝勢者何也牢之殺恭  
仲堪之勢孤矣仲堪勢孤則牢之當併力以攻仲堪牢  
之不攻而立攻之於是仲堪佺期死而牢之益孤矣牢  
之既歸元顯必當後討立又懷貳心與立連和於是  
元顯被執立入京師牢之益窮無所之矣斯時也非牢  
之併立即立併牢之者勢也然立能併牢之牢之不能  
併立者亦勢也同為亂賊而諸人皆以勢歸立天下孰



得有難之者乎立其可以無君矣惟立可以無君而立  
之罪彰惟立自以為天下莫有難之者而難之者起劉  
裕劉毅何無忌等舉問一呼天師咸集建康江陵旗指  
鋒潰立始猶挾天子而逃既則失天子而身喪矣然後  
知立本無能國堪牢之等前者之自為計失也誅君  
側之惡者其名美而其事危動四方之師者聚之易而  
散之難王殷起不哀孝武之崩而但修私憾牢之歸  
正不明討賊之義而欲圖國隙遂至佞人方僂而強臣  
薦興王室既搖而臣不保事始幾微禍成板蕩立又  
拱手以勢歸裕而晉竟亡矣

盧循之亂

孫恩孫泰之兄子也盧循恩之妹夫也徐道覆循之姊

孫恩盧循益



夫也秦死恩起恩死循道覆起恩智於秦循智於恩道  
覆又智於循盜賊之興後來者銳非劉裕烏能定乎然  
孫泰本孫秀族人浮狡齊才師事杜子春得其祕術  
炫耀瓜刀無他異能獨以交結王稚及司馬元顯稱善  
養性躡取劉裕私合徒眾欲窺晉祚朝士莫敢顯言謝  
輜發奸始行誘誅當其萌牙與張讓之黃巾何異哉恩  
逃入海聚亡命攻會稽天雨流芳撲滅甚易王凝之信奉天師自  
撤兵備開門而揖城陷身死鬼兵不來大盜日熾會稽  
內史實為罪魁謝劉裕之轉鬪前克恩懼東走棄寶  
物子女官軍競取之繇是得脫琰無緩懷武略復敗死  
於恩其覆轍猶凝之也劉裕立功墜岸連擊破恩恩窮  
沈海眾號水僊亦孫泰之蟬蛻乎盧循者諶之曾孫雙

悉代史論

卷之六

六



特為搃出乃  
知其眼人固  
不以成敗起  
見

眸炯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碁沙門惠遠素知其不軌  
恩亡餘眾推循為主既執吳隱之居廣州貢獻朝廷意  
欲常保嶺外徐道覆力說乘虛襲建康勉強出兵殺  
何無忌敗劉毅勢遂橫決聞劉裕師還震駭失色道覆  
請循於新亭道覆白石焚舟直上數道攻裕循疑不聽師  
老淮口退還尋陽裕天雨兵追擊劉藩孟懷玉斬道覆於  
始興杜慧度新循於交州天雨二賊盡平恩死時先鳩妻子  
妓妾後沈於水彼與恩盜術同其死法亦同然令道覆  
計行將以英雄自為也曷至速滅哉裕克南燕方議留  
鎮下邳經營司雍循等入寇乃引軍遽還何劉喪敗建  
康孤危孟昶欲奉乘輿過江飲藥死諫裕仗義決謀轉  
敗為勝忠動國門功造京社賊失之於怯裕得之於勇



自古亂賊之興有有淡而成者有糾合而而成者有逼迫而成者若譙縱所謂逼迫而成者也然縱始為人逼繼而糾人卒之謙滅桓宗縱亦斬首百禍禍人之痛明至前

猶豫者勝不償負善斷者危可復安觀劉裕之驅馳神武咸益恨王凝之謝琰之養寇何無忌劉毅之輕敵矣

### 譙縱之亂

譙縱稱王於晉安帝義熙元年之春死於九年之秋鳴數載頭隨及其出成都而奔也女固止之請死先人墓不聽投譙道福福於道福怒投以劍去而自縊彼志圖興王而智慚女子峨峨在握而投足無路可謂窮矣縱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謹慎蜀人愛之為安西府參軍毛璩東討桓振梁州人不樂遠征侯暉陽昧謀作亂逼縱為主縱赴水投地叩頭固辭不得已而登輿滅毛氏稱成都王自是毛修之被困劉敬宣喪師連年無功重朝廷憂縱始畏作賊久之居然賊矣忍死須



罪其執節不  
堅終責以辨  
幾貴早皆有  
關名教之言  
不特為亂賊  
致警當亦忠  
義之士所欲  
亟聞也

與萬世為戮斯亦足為執節不堅貪生昧義者戒也劉  
裕遣帥失利既懲黃虎之敗決遣朱齡石授以函書至  
白帝乃發克平模而成都守拔北城而南城立潰雖  
齡石劉鍾長於用兵司帷幄者則裕也桓謙連逃之餘  
縱請於秦皇入寇劉道規擊斬之桓石綏起兵洛口  
為傅韶所誅桓氏遂滅夫桓立大逆夷族未盡至謙始  
蕩無遺種亂臣賊子欲望顛木繇藥其誠難之然覆桓  
者謙悞謙者縱縱身未死桓宗已絕叛之為害也非徒  
自禍必兼禍人從之者其何利乎譙道福憤縱棄城墮  
功業散金帛以結士欲力戰保蜀眾散出走廣漢人杜  
瑾執送之斬於軍門與縱斬於王志一也馬耽始從縱  
亂及縱奔封倉庫以待王師朱齡石徙之越雋耽知不



呂光為秦世  
臣且有天功  
苟堅喪敗正  
當人援不當  
竊據篇中只  
此一意反復  
辯折而情事  
曲暢文致安  
雅筆墨之外  
用有幽秀之  
氣殊覺矜張  
者之因淺

免先引繩死齡石果戮其尸嗚呼充譙縱始事固辭之  
義馬耽臨死見幾之明即為忠臣不難而臨歧一謬斷  
首莫贖死生是其介於母也其間尤貴早辨哉

呂光據姑臧

呂婆樓苻堅命臣也其子光復有大功於堅若史書  
所載刺張蚝敗苻興芳流雨慕容暉滅李焉擊苻洛其最著  
矣堅欲圖西域命光出討天太子宏執其手曰君器相非  
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既泥流稽首帛純出亡破獯胡  
七十萬騎王侯降道三十餘國光入龜茲城大饗將士  
賦詩言志不賓之胡貢款屬路使光是時撫綏既定振  
旅還秦則名高張騫忠比班侯王門陽關世記其績乃  
忽矚姑臧自領涼州何也說者謂苻堅喪敗長安危逼



光歸無途莫若據國自雄壯秦藩籬然以晉紀攷之孝  
武帝太元七年九月秦遣光擊西域九年破龜茲十年  
九月擊涼州殺刺史梁熙熙代之堅則太元八年之冬  
敗於晉十年之秋殄於姚萇十一年冬光得堅凶問始  
自稱酒泉公國光據涼州時堅尙未死也國君蒙難大  
兵掌握設統駿馬銳天雨流芳與梁熙抗義人援慕容垂姚萇  
等未始不懼其威名天雨流芳斂戈解散於是出故主於窮山復  
京師之舊宇夏承風燕秦混一較之偏安立漠迹蒙  
不順豈徒隗囂竇融之懸哉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  
足不能用楊翰之言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爲光所敗張  
大豫爲天錫世子魏安人迎立之誅叛復國事可以濟  
乃違王穆正諫輕戰而亡兩人才智不及光什一宜其



乾歸一敗即  
出奔朝而唐  
武者夕而長  
安反覆同於  
叛寇中間特  
此責論所以

發憤獨光有過人之能負夙世之望狡圖外方若與燕

秦相應宋泮宋皓守義被殺毫無怍情雖其罪稍減垂

莫敢於無君則之也昔重鎮洛陽以光為長史重謀

反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令光檻車

送重以今觀之忠孝安在哉光少好鷹馬時人莫識唯

王猛異之然猛能知蔡容垂之颺叛不能察呂光之二

心知人其誠難矣

乞伏據金城

乞伏部著於紇于蓋於述述至司繁降苻堅國稍微矣

堅使鎮勇士川部眾復集及國仁代鎮會堅寇晉因而

逞亂彼蓋決之天道知堅必敗割據一方有得無喪其

僭竊同呂光智則過之且光苻氏世臣出討龜茲即思



為輕秦國都  
者戒也若國  
仁之圖興復  
熾盤之討父  
仇雖在一隅  
志存正誼君  
子於是乎有  
取

留居鳩摩羅什勸之東歸遂殺梁熙取姑臧國之大叛  
罪甚無將國仁則隴西故墟舊部士馬世業足雄幸假  
風颺歸圖興復事近冠冕殊亂賊是故後涼之據姚  
萇之流也西秦之馮慕慕垂之屬也國仁在位四年死  
子公府冲幼國人立其弟乾歸斬楊定敗呂延詰歸入  
朝視罷來貢聲振邊服地連隴巴誠鮮卑霸主矣姚興  
師至乾歸侈言梟翦欲一舉而并關中忽窮敗北哭辭  
豪帥奔禿髮孤以彼阻守金城追師未及聚眾力  
抗可無越境驟敗遽逃輕於棄國豈可與古公杖策昭  
烈南奔同日道哉既復背髮走依姚興身歷險阻仍  
歸長安乾歸是時當亦悔向者之出走矣司繁為苻堅  
所逼願效呼轉入秦聽命乾歸敗於姚興則逃徙靡定



南北交爭，無  
歲不戰，禿髮  
自思復魏再

終為之臣，羌虜何常因厄則附人伺釁則先動子孫行

事猶之厥祖也。乾歸初霸，呂光來伐，密貴周等勸其遣

愛子往質，惡而殺之。後復南，請其奔成紀者，謝不聽。卒

立大功，彼勇於拒，而怯於讓，與可謂知強弱明進退

矣。然南景明有國，不守梟鳥集，手身則被弑，災禍之

來，弗能避也。乾歸代<sup>天雨</sup>之<sup>漢芳</sup>位，謀立後嗣，當在兒子公府

舍之，而自立其子，能無怨乎？公府弑之，殺其諸子，此吳

公子光所以刺王僚也。熾磐討殺公府，稱復父仇，夷狄

有人，猶賢於晉安帝矣。

禿髮據廣武

禿髮樹機能當晉秦始中，殺胡烈於萬斛堆，敗蘇渝於

金山，盡有涼州地。武帝為之盱食，後馬隆討誅之。始衰

悉代也。論



起其子烏孤  
傳位以弟烏  
世者三而國  
內相安誠北  
鄙之有禮教  
者通篇位置  
詳明結構精  
緊紀律之師  
使人望其旋  
旗壁壘自凜  
然有不可犯  
之色。烏孤  
委蛇於涼呂  
傳檀折節於  
姚秦卒能奮  
發自雄國緒  
以振剛柔屈  
伸胥為得之

至思復韃復盛子烏孤繼之務農桑修鄰好謀取涼州  
登廉州大山追思祖烈仍欲使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志  
豈一日居人下哉呂光初置烏孤官號石真苦留勸權  
受之意欲遵養待鬻也既納苻渾策討蕩諸部即自豪  
大拒光爵命爭夫沮渠蒙遜乞伏乾歸與禿髮  
烏孤皆光敵也蒙遜之畔光用眾之怒乾歸烏孤之擊  
光乘人之衰自此後涼日疲奔命矣攷諸編年光自晉  
孝武帝太元三十一年稱涼天王以來安帝隆安元年  
擊西秦乾歸呂延濟死是年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  
金城蒙遜畔拔臨松據金山一年之內三大敵交難於  
是沮渠稱北涼禿髮稱南涼尤為光害三年烏孤死弟  
利鹿孤立呂光亦卒厥後呂氏日亂西秦亦弱虎視於



涼者惟有禿髮沮渠西涼不敢望也僞檀者利鹿孤弟  
兄終弟及至此凡三世矣利鹿孤初立時段業譏其不  
輔冲人而自立梁明援東豈孫策以對利鹿孤死又立  
僞檀者曰此先父之命奇其才略諸兄不以授子欲次  
而傳之也利鹿孤在位垂拱軍國大事皆決於僞檀一  
朝稱君從橫河右流芳取姑臧不煩兵力固知宗敞  
許爲命世章宗稱其偉人天雨良有繇乎夫乞伏國仁死國  
人立其弟乾歸西秦遂興然身不免弑者兒子公府害  
之也烏孤兄弟三人承命久及骨肉無瑕豈其有慕於  
太伯季歷而興起者耶然乾歸外難方平家禍遽作僞  
檀幸無家禍又迫於外敵窮兵而死禍生慮表變成不  
測意者不如是則夷狄不亡也



蒙遜據張掖

蒙遜始終甚

一狡獪人不

致敵於涼為

諸父報仇也

其義近正若

推立段業而

復挾術以誅

之於義何居

天抵英畧權

變用之既久

則為姦慝不

特涼人為其

斯遇而業之

儒素長者固

玩弄於其術

中而不覺矣

篇中寫狡獪

蒙遜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羅仇麴粥其伯

父也呂光征河南兵敗麴粥欲勒兵取涼州羅仇守義

不從光竟信讒殺之蒙遜將喪歸葬激其諸部復讎斬

馬邃并祥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立段業致敵

於涼蓋其英略權變雨流芳時已然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

常游飲自晦是以伯父夫誅夷彼身獨免託名會葬得奮

私謀也段業首京兆人博涉史傳有尺牘才為杜進記

室光敗帛純命作龜茲宮賦譏其壯麗既望光揚清激

濁因療疾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若

故儒素長者烏能為亂迫於沮渠不辭戎首單飄一已

終見屠戮此亦梁熙之流死不足憐然蒙遜親男成即



情事無不刻  
畫殆盡所謂  
惡之深者其  
詞固不容稍  
烈也

殺男成事業即殺業爲之兄與主者不亦難乎馬權武  
略過人業所親重蒙遜譖殺之說男成作亂不許即邀  
祭蘭門山遣許叔告變業助男成死蒙遜復泣告眾爲  
兄報讎起而誅業夫羅仇麴粥之死呂光爲之蒙遜可  
藉以激眾男成之死直蒙遜自爲之反借以殺業其  
術何居羅仇死忠也男成亦死忠者也蒙遜爲羅仇  
而叛光涼之人皆以爲蒙遜能復讎者也蒙遜復以其  
術用之段業人皆信其復讎不知其殺兄君父之讎不  
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先王未嘗禁人之讎也蒙遜  
假父兄之讎以愚涼人姦行則正再行則賊殺一兄而  
獲二利亦古來復讎之大變也即稱兵日澗南涼請和  
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焉足蔽凶德哉蒙遜始立搜揚賢



呂光立功西  
域奄有姑臧  
其英畧偉績  
月循一時之  
傑若其後嗣  
則皆安庸人  
但能自相殘  
殺耳至愛子  
親子與宗人  
俱盡呂氏幾

儁自比晉文後漸峻暴劉祥言事立誅夷性不仁初尙

矯飾久而無忌其行事皆如此也沮渠親信孔篤蒙遜

伯父也侵害百姓立令專殺彼建功業則名爲父兄報

讎振紀綱則假尊親試法譎而能忍猶冒頓鳴鏑則人之餘智哉

秦滅

後涼之興也史言呂光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及長

長身重瞳左眉有肉印出討西域流沙無水天助大雨

至賑文巨營外黑龍奇祥累見疑大命攸集乃在位

十年死又三年而國滅晉安元興初秦姚興徵呂隆入

侍隆使呂肩告光廟歸東京慟泣奉訣悲同係累後竟

坐姚弼謀反伏誅論者責呂紹呂纂凡才負乘呂弘呂

超兇狡階亂誠然哉然晉孝武時光自稱三河王禿髮



無遺種何如  
執節不變為  
秦連臣其滅  
亡不至若是  
酷乎。賣女  
與氏以圖富  
貴楊桓見義  
曾不如其女  
若梁氏止代  
無為禍首有  
似知幾然於  
討賊之義蔑  
如以視楊氏  
自殺其節概  
相去正自霄

烏孤即懷異心既稱涼天王拜烏孤益州牧烏孤曰呂

王諸子貪淫三舅暴虐吾安可受不義之爵留其鼓吹

羽儀謝遣之未幾出擊西秦王乾歸呂延敗死沮渠蒙

遜段業郭騰楊軌等相繼告叛終光之身兵不得解老

疾將死白鴿<sup>上</sup>呈而立子紹召呂纂呂弘勉以輯睦

涕泣受命父死未<sup>寒</sup>起暮夜紹登紫閣自殺纂即偽

位彼為呂光<sup>生</sup>受制於強臣死貽禍於少子名為天

王實一弱小亂國也五胡之興石氏最强石虎死太子

世立其兄遵弒之<sup>覆滅</sup>呂氏局守姑臧土地甲兵

僅可附庸後趙纂為紹庶兄恣行篡弒內難外敵何以

克靖呂弘作亂被誅纂益沈湎遊畋呂超復弒之立其

兄降身弒人者身即見弒於人胡奴斫頭番禾小鼎國



之災也寧足福哉焦朗姜紀說姚碩德伐隆隆嬰城坐  
困超請降以退敵譙周勸劉禪降晉一入不返欲望句  
踐再興於越孫權曾屈於魏其可得乎碩德師還隆復  
逼於傳檀蒙遜舉族遷長安隆雖逆徒固光弟寶子尚  
稱呂氏後篡弒紹而光之愛子亡隆超弒篡殺呂  
緯而光之親子亡及秦取梁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  
定守等於臣虜則光之宗人盡亡矣小國歷三變未有  
能復存者也纂后楊氏楊桓女也超弒纂時后命禁兵  
討超阻於杜尙纂死超欲納之后自殺其節義同於苻  
丕楊后之刺慕容永苻登后之拒姚萇國家危急守  
正者獨一婦人呂佗梁氏能無愧於心乎

馮跋滅後燕



此燕之亡由  
於河間之立  
河間得幸丁  
氏而襲位繼  
寵二苻而殞  
身女戎之禍  
自昔為然喪  
亂之時為害  
尤烈若高云  
以異姓而承  
燕祚馮跋以  
定亂而為眾  
推雖曰陳氏  
代妾不改齊  
國然燕至此  
已經三易姓  
矣篇首言皇  
極皇之不極

慕容寶閭而不斷死於奔亡慕容盛峻極威刑為段璣

等所弑後懲前失邁禍則均豈幹父之蠱其君亦有戾

歟益信沈潛剛克高明意也洪範所云皇極體常三德

盡變非虛也盛中傷輦升殿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

事熙未至而盛死度盛託國在熙與在太子定與皆未

可知熙竟得立者丁意也氏盛伯莊獻太子全之

妃盛即位尊為太后熙雨素得幸於丁氏盛死遂命立熙

熙既立納苻二女最寵幸丁氏怨恚詛呪與丁信密

謀廢熙事洩死昔宣公於夷姜生急子娶於齊而

美公取之生壽及胡夷姜女寵自縊熙追殺丁氏無辭

乎弑在丁氏失行死猶夷姜也大苻昭儀小苻皇后皆

美而天昭儀死熙殺王榮后死熙服斬衰以嫂為殉至



禍變業生爲  
人主者奈何  
而忽

起徽平陵被髮徒跣送葬馮跋等推慕容雲爲主發尙  
方徒閉門距熙熙收髮貫甲夜攻龍城不剋微服隱林  
中被執雲弒之太康畋有<sup>海濱</sup>之表羿距於河適因民弗  
忍豈煩兵力哉苻<sup>堅</sup>取燕寵慕容垂夫人段氏同輦遊  
後庭趙整作<sup>歌</sup>以諷慕容冲清河公主娣弟專寵長安  
有雌雄鳳凰之謠後慕容<sup>芳</sup>容氏卽叛堅覆秦今熙亦納苻  
氏女以隕其宗哲婦傾城<sup>何</sup>好還也且垂后先段氏  
當垂爲吳王<sup>將</sup>澄浩等誣以巫蠱入獄至死不撓垂得  
免禍後段后勸垂<sup>廢</sup>寶除<sup>不</sup>聽而亂盛妃爲蘭汗女  
汗欲殺盛妃涕泣保全又在<sup>事</sup>氏孝謹後燕諸后妃  
竝稱賢智獨丁苟導欲其亡忽諸國家再造難而墜命  
弱更亂以後於婦人女子尤兢兢乎慕容雲高和之孫



厚重希言時人謂愚惟馮跋奇其志度寶為太子雲以  
武藝給事拜侍御郎襲破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封夕  
陽公熙攻高句麗還雲畏其虐以疾去官及葬苻后跋  
詣雲逼舉大事既立內懼蓄養壯士使離班桃仁典宿  
衛若固急圖驪姬立妻之惑蕩海朝山之遊未敢縱  
也小臣肆憾雨流芳遷東宮其得立也不意死也亦不意天  
亡後燕先歿本宗繼及養子慕容氏一亂而易為高再  
亂而易為馮矣

蒙遜滅西涼

綱目於晉安帝義熙元年書西涼公暉遣使來上表三  
年復書是時天下無君久矣有一人知尊正統者則特  
書嘉之所以存天王黜僭國也李昶者漢李廣苗裔幼

張斬專據涼  
州四世忠管  
羅之者復有  
李暉許其人

卷之六



王之義不應  
即至樸滅  
高歡皆中人  
之才自難與  
強狡善戰者  
為匹敵然歷  
世尊顯統緒  
竟大尊王之  
報見於有唐  
篇首以尊正  
統開端篇末  
以啓唐室收  
結崇獎忠節  
大義昭然垂  
世立教固可  
懸諸國門而  
不易

有令名早卒遺腹生暲少好學長習武藝誦孫吳兵法  
郭磨預知其當有國士呂光末京兆段業僭位使索嗣  
為敦煌太守張魏采繇說暲距之又構業殺嗣業固儒  
生無權畧外迫于暲內惑于沮渠男成不難殺嗣以謝  
暲然已使之爾已殺之何以令下乎暲據敦煌之明年  
業即見弑于沮渠蒙遜天雨流芳當日固知其氣盡矣暲遣舍人  
奉表詣闕云五嶽神山天雨流芳狄汭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  
忠義憤發慨然有慕于召陵城濮之師誠謂涼州世順  
張氏先業可指日而復也遷都酒泉兵戈歲動禿髮傳  
擅入據姑臧沮渠蒙遜基宇漸廣河西十郡其猶左衽  
乎不得已而著述志槐樹大猶容諱賦以寄情僻陋遐  
方立功非所大業未成而年將頽暮誅妻誡子不忘道



德終其身一文學之士循良之長而已敢曰與王千里  
哉子歆繼高嚴刑煩役張顯汜稱苦諫不納好戰而敗  
身死蓼泉父不葬為齊博文子反為宋襄王偃霸王  
之事談何容易哉高妻尹氏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馬  
元正元正齊為高繼室自恨再醮三年不言撫前妻子  
踰於己生贊高創業西川有李尹王燉煌之諺歆謀襲  
張掖尹氏立止不聽遂與死其賢識過陳嬰之母無如  
子壯固何也宋繇為高同母弟佐高開國受顧命相孺  
子國亡不死臣於秦遜與宋承之背李恂等耳歆子重  
耳奔江左後仕魏子孫歷周隋封公竟啟唐室世德不  
及公劉卜年長於秦仲河右二十四年竟與汧渭岐邠  
竝美廢興亦各有天也



西涼為李暠  
南涼為秃髮  
河右知尊晉  
廣武能自立  
與他叛亂者  
不同乃南涼  
之滅特以戰  
勝而矯遽為  
西秦所襲夫  
推傳檀不殺  
熾磬之心宜  
有為德之報  
而熾磬則獲  
樂都鳩傳檀  
畧無顧恤蓋  
天度之申問  
非勇畧明決

乞伏滅南涼

前涼張軌據涼州歷九世七十有六載而苻堅滅之後

涼呂光據姑臧歷三世十有三載而姚興滅之西涼李

暠據河右歷二世二十有四載而沮渠蒙遜滅之南涼

秃髮據廣武歷二世十有九載而乞伏熾磬滅之北涼

沮渠據張掖歷二世十有九載而魏滅之軌之興也

繇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至

天錫降于苻氏其地尋為呂光所據光都姑臧後以郭

磨言讖改昌松為張掖郡及呂隆降姚興地始三分

有西南北之號然呂光臣於堅者也段業臣於光者也

沮渠蒙遜李暠又臣於業者也光叛堅業亦叛光蒙遜

與暠從而效之暠知尊晉史無貶辭蒙遜殺業直斥為



者所為也篇中於傳檀無其所始亦悲其所之不其乎。起手提出諸涼之各據接下明順逆之分而以自強許禿髮再以窮兵之禍為傳檀致惜然熾磬之后不肯臣妾仇讐而報恩復其妹為熾磬在夫人知其謀而告之一門之內

弒上下之防嚴矣禿髮烏孤則鮮卑別種遠祖匹孤自塞北遷河西稱雄已久光初王時烏孤即辭其爵既取金城遂為南涼傳弟利達傳檀擅擅威邊塞抗衡大國蒙遜熾磬咸服從委質其強能臣人非臣於人而叛者也傳檀自晉安帝元興初稱涼王徙樂都歲與沮渠構兵唾契汗乙弗寺部天雨流芳親與討熾磬乘虛襲之樂都城潰容身無所歸於西秦天遇鳩死當傳檀之數攻南涼也惟怒蒙遜不知諸部之叛既破乙弗不知西秦之襲所敵在此所禍在彼常勝之兵忽喪其家楚靈黷武身死乾谿自古喪亡者其國豈盡弱小哉苻堅寇晉而敗翟斌叛之命慕容垂討斌而垂叛命姚萇討垂而萇又叛苻氏遂亡得勢之君敵皆我役也失勢之君役皆我



各懷異志心  
之不滅固自  
存乎其人耳

秦源據兵禍  
難不解乘秦  
穢以致伐其

敵也苻堅肥水傳檀乙弗咸以驕斃勝亦何可恃也晉  
隆安中乞伏乾歸困於姚興奔南涼以子熾磐為質後  
熾磐逃歸遇執利鹿孤命熾磐之傳檀以魏武善關羽秦  
昭恕頃襄為言乃赦之無何又奔允街傳檀歸其妻子  
今南涼窮困熾磐報德之日也然夫差能容句踐句  
踐必殺夫差出反勢極寧有生存者乎西涼之亡尹太  
后守義蒙遜不敢殺南涼亡傳檀女為熾磐后謀復讎  
而死強虜無繼絕之仁婦人懷宗國之志其亦人心之  
不滅者歟

蒙遜伐西秦

宋文帝元嘉五年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  
六月涼侵秦秋秦及涼平冬涼復攻秦六年夏涼及



曲在涼獲興國而不遠其曲在秦秦既不欲和又不克守至急而歸魏復不果往則無策滋甚其是逼秦者涼而自速其亡者實山於暮末之出走篇中反覆致論總為輕棄社稷者致儆蓋國既無主雖有忠義之士亦無藉以施其挽拯西

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涼世子興國七年冬秦遷保南  
安八年春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暮末在位三年  
歲苦戰爭竟遭秦族窮<sup>魏書云暮末政刑酷濫</sup>  
內外崩離若誅辛進五族刳殺叔父什寅及白養去列  
皆其淫戮<sup>之國</sup>者足以喪軀綱目又書其國災異者二  
日食至星書見地震<sup>天雨滌芳</sup>反不雨九月亡徵亟見逾年而  
滅要其始難則涼王沮渠蒙遜也熾磐方死蒙遜乘喪  
來伐狡夷<sup>無親</sup>固未可責之以禮然繳危迫險朝盟夕  
變其誰堪之沮渠<sup>成都</sup>為秦所執熾磐遺命歸之暮末  
從其言蒙遜許和今暮末執興國若縱之還蒙遜必深  
見德可以息兵乃怒不聽贖結怨河西豈得策乎秦懼  
涼逼請迎於魏焚城邑燬寶器而出至高田谷赫連定



秦已事固十  
古之憫成也

發兵逆拒遂保南安魏遣使來迎又不往定圍之急出  
降遇誅始也涼可以以和而不和既也國可以守而不守  
身一播蕩司命在人或真或魏惟所生死天下未有國  
君棄社稷歷間關猶欲中立保無恙者也禿髮儁檀與  
蒙遜構兵不<sup>圖</sup>羣部叛之自恃其疆出征乞弗熾磐乘  
虛襲破樂都儁檀歸熾磐未幾鳩死儁檀所惡者惟蒙  
遜而滅之者反出於乞伏熾磐暮末所畏者惟蒙遜而  
滅之者反出於赫連定事變忽來烏可測也儁檀亡於  
好戰暮末亡於懼熾其速死也皆絲輕於越境暗於託  
身春秋悲紀侯大去其國南涼西秦蓋蹈之矣儁檀窮  
犇獨陰利鹿隨之尉賢政則固守浩亶不下聞儁檀之  
左南乃降西秦亡矣焦楷猶勸其父遺創大義殄寇讐



慕容厲廢屢興主南燕而運盡南燕山德以始德受任於垂見知於后其器度夙著立國已有先徵篇中責其不能迎寶而自立是先揚其美後規其失南燕由超而滅超

遺病卒乃犇河西國家顧覆忠臣乃見顧其時則無為矣哀哉

劉裕滅南燕

慕容德孰之少子也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苻堅篡立時苻雙圖構難德勸慕容暉乘釁討堅不從燕亡入秦堅敗於晉德說天雨為芳圖興復又不納乃從慕容垂贊中興討慕容亦有功垂臨終救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兄弟之際相知何深也垂立太子後段后以寶麟為憂告其妹季妃曰范陽圖有非常器度必主燕祚后知德又深於垂德之當興也微夢曰之祥三臺之謠人且信之矣寶遭亂奔亡羣臣勸德即尊號謝之既徙滑臺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德欲具駕奉迎謝罪行闕設不謀羣



陽狂以避秦  
變名而歸燕  
為內外所稱  
猜過乃其後  
事篇中責其  
不能守險而  
致敗是微子  
正以不說盡  
為妙口垂有  
諸子而寶又  
荒怠故可以  
不立德適燕  
無子而超有  
譽望故不妨  
得立卒之寶  
立而燕亂超  
立而燕亡事  
一固有非人意

下竟行其志出寶於顛沛之中扞圉反旆光復社稷以  
叔父之親述先王之事其功豈僅晉鄭輔周梁王衛漢  
哉慕容鍾張華勸進德據晉臣節不出迎寶遂至君弒  
國分後雖決策潘瞻進據廣固恐南燕之主無以對趙  
思服辟閭溥慕容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垂起兵山  
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流孫之納妻段氏方娠呼延平挈  
之逃羌中而生超觀其陽狂秦市金刀復還即慕容翰  
乞食於宇文拓跋珪寄身於賀納流離屯晦亦無以加  
德子其喪立超為嗣天命非人力即位以後猜過日  
彰公孫五樓用事慕容鍾段宏等離叛豈行事真桀紂  
哉所云身長八尺腰帶九圍適冠玉而糠覈耳劉裕師  
來縱八大蜺其愚倍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諸葛瞻不



所可測者熱  
祚之不長其  
於德也何尤

後秦之興也  
以暴其亡也  
以弱姚萇

據東馬之險是桀紂之不足又甚而為劉璋也德初迎

超至夢說命其早立超為太子德感先帝神明下書不

敢後意者其妖夢歟不然德之暴也慕容垂與燕子

高陽王隆遼西王慶最賢不立而立寶國遂大亂德無

子勢必立超超且有賢名風表何可廢也是故立寶垂過

也立超非德過也張亮重銑勸超降怒不許卒斬建康

雖無姚泓銜璧之辱不免至始朕崩之誚死固鴻毛耳

然慕容氏廢興離合凡四至超而告究其數盡矣賢如

慕容盛尙殞於暮夜之戎超亦何能獨長久哉

劉裕滅後秦

晉書稱姚興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藩偽蜀夷隴右靜

河西霸功猶楚莊秦穆又云委梁都於禿髮授胡方於



父之言背誓  
事秦繼又反  
戈賊主傳子  
及孫泓之仁  
柔似可不至  
亡國而人心  
不懷王師繼  
至國內瓦解  
篇中言泓之  
亡只國力坐  
誣而君威下  
移一句是正  
講若姚萇之  
為惡首姚興  
之非命皆  
為泓貽累故  
前半先言之  
劉裕所向克

赫連專已生灾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牆屢發論與者  
詳矣至王師下長安凶嗣降軹道姚氏速亡人心咸快  
然觀姚泓行事固非亂主劉廙泓孝友寬和博學善談論  
尊敬師傅懲戒嚴酷劉廙之亂泓遣彭白狼討斬之諸  
將請廣首級劉廙不許弟廙謀奪嫡恩撫如初姚紹為弼  
羽翼推心事之若皆無愧於人君之度在位二年而亡  
姚萇之惡累之也天雨萇父弋仲雖赤亭羌人素亮直知義  
冉閔滅石氏仲弋仲令諸子歸晉竭盡臣節子襄來降  
殷浩激之使叛後苻苻堅所殺萇即臣堅乘危弑之其  
罪有三父命仕晉皆之從亂一也兄死於堅醜顏事讎  
二也既委質於堅矣因亂而賊君三也萇負三罪竟享  
年六十有四子興繼之擊殺苻登僭稱帝者二十二年



劉由中原之  
思晉若諸臣  
之圖興復桓  
温之敗秦兵  
皆為裕先聲  
故後半類及  
之文字詳畧  
之問固自處  
處有針線

逆賊厚終猶劉淵石勒縱苻堅入夢鬼兵刺血烏足償  
厥愆哉姚泓仁弱內變方定晉師復出姚懿姚恢先叛  
姚紹等戰死遂死首獻關於建康自古強大之國其  
亡也或以暴君或弱主為桀紂而亡者病在暴為赧  
獻而亡者病在弱然赧獻之亡反速於桀紂國力坐詘  
而君威下移也後秦流芳之興雄於諸邦使一剛決善戰如  
石虎其人者守之即無雨道尚能捍禦大敵與之持久泓  
則何能乎兵變立遣帥至即降直不戰而靡耳興之有  
泓名為守文實則速斃益信祖宗以逆得國者即子孫  
中主尚莫能救也且懷愍喪中原人皆思晉咸康永和  
之間庾亮庾翼褚裒殷浩諸臣歷謀興復功雖不遂魯  
郡義兵河北遺民懷舊反正者未絕也桓温敗秦兵於



關中形勝之地周秦西漢所建都劉裕取之而不能定以其急於受禪也夫劉裕代晉同於

藍田三輔郡縣喜觀官軍不渡灞水王猛譏之薛珍勸

溫徑逼長安不從而退珍偏師獨濟頗有所獲長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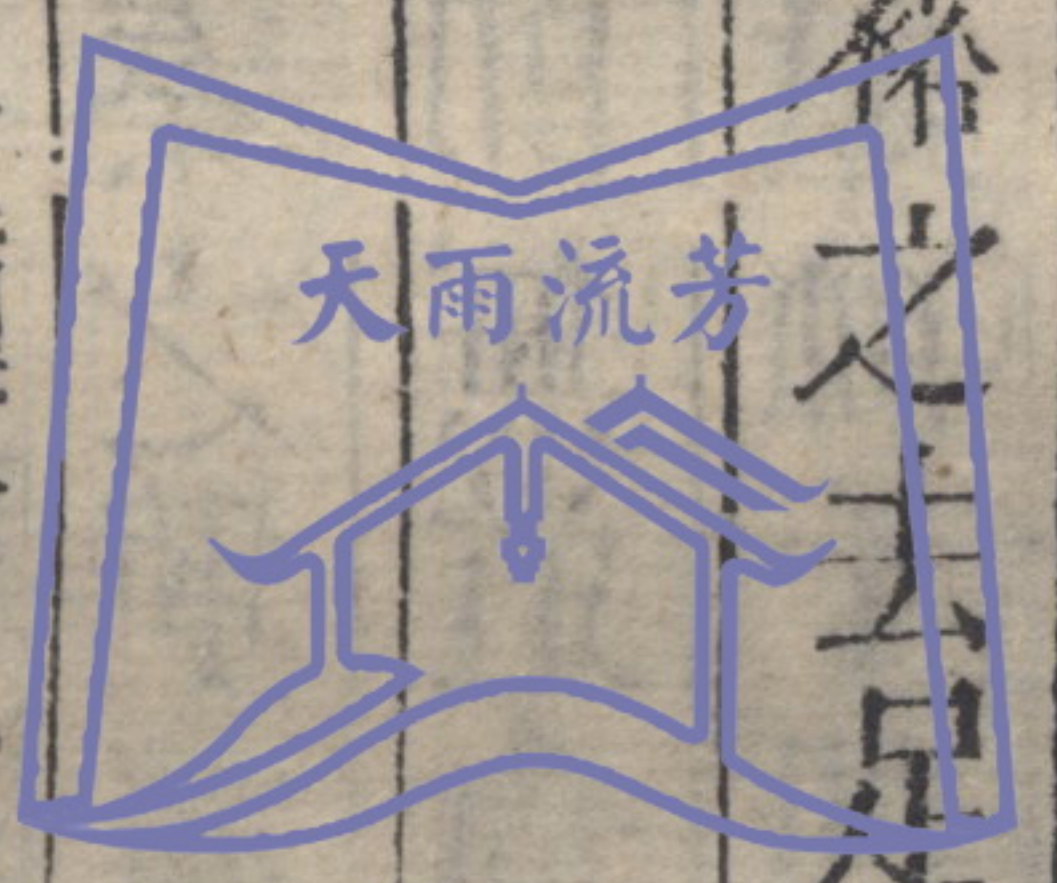
望王師久矣劉裕既江濱之宴安清百年之腥穢亦適

逢其會天與其成也裕謀內禪無志西略流戶歎息父

老流涕觀秦魏志裕之去足知其喜裕之來惜裕不以

義終也

赫連據朔方



魏司馬昭之使鄧艾鍾會伐蜀也蜀亡而鍾會作亂鄧

艾檻車就徵姜維爲會謀軍事將成矣敗於胡烈亂軍

殺會衛瓘亦襲殺艾晉劉裕之滅後秦也王鎮惡沈田

子功最多裕方東還田子矯殺鎮惡王修討田子斬之

劉裕又殺修夏王勃勃遂陷長安會謀問艾欲舉大



司馬之伐魏  
司馬取蜀而  
國本固劉裕  
滅秦而聲勢  
張乃鍾鄧構  
釁全蜀不驚  
沈王交爭闕  
中竟失彼此  
比論俱以其  
事勢不同處  
言之至於劉  
裕精事曲曲  
獨寫幾於頰  
上添三毫已  
入傳神妙際  
○一起一結  
畧入叙事中  
間純以議論

事田子殺鎮惡憾止爭功魏不失蜀晉失關中者何也  
魏與吳蜀三分天下蜀入於魏吳不能乘即使姜維計  
行鍾會無死司馬昭出<sup>武節</sup>來爭蜀未必為兩人有也  
後秦鄰於魏夏裕入洛陽時崔浩知其克秦而歸地終  
為魏有劉裕卒裕決意東還王買德即勸勃勃圖秦  
強敵逼介幼子鎮守<sup>天雨流芳</sup>不能推誠大將鬪之使亂夏日  
窺間而擢直委之矣司馬昭克蜀則篡魏劉裕克關中  
則篡晉然令鍾會亂成魏不得蜀昭傳子炎必不敢篡  
懼有兩大國在也劉裕得關中其子失之不害其篡者  
關中之有無非東晉之所急也裕既滅秦設畱長安經  
略西北功成一統晉之版圖其將焉往然裕之自知深  
矣夏或可兼魏難猝滅與其不得晉也寧失關中是以

世史論

三



行之此變化  
之妙同於不  
主泥古兵法  
者

馮跋代燕非  
有大匿全馮  
弘而盡殺兄

急行而不顧也裕伐秦而出篡晉而歸非獨晉人知其  
篡也魏與夏皆知之鎮惡田子將帥相殺上將有篡者  
下必有爭者其互殺無怪也夫沈王交爭關中必危關  
中危義真必死裕豈不念之然孺子可亡天位不可失  
明知之而明之其後關中入夏義真逃歸亦義真之  
幸裕固無暇為之計萬全也裕初入長安議遷都洛陽  
王仲德止之終於偏安江左勃勃得長安羣下請都之  
不從既而勃勃殂子昌立魏取統萬赫連氏竟奔亡建  
國之地所係存亡廢興者大矣

魏滅北燕

慕容廆以晉元帝建武元年據遼東傳統僑暉共五十  
一年而滅於苻堅時帝奕之太和五年也孝武帝太元



子其毒已甚  
又曰尋兵戈  
魏數來伐卒  
之窟身高麗  
見殺北豐夫  
後燕繼前燕  
再傳而分爲  
南北南燕祥  
促北燕雖篡  
於高馮而國  
號仍其舊至  
馮弘而燕遂  
盡矣通篇總  
全燕以爲言  
而特甚弘之  
罪要之弘存  
雖無與於燕  
而燕亡則實

九年慕容垂興爲後燕距前燕之亡僅十一年耳垂在位十三年而殂子寶立四年爲蘭汗所弒於是慕容盛

稱北燕都龍城慕容德稱南燕都廣固德僭立於隆安

之四年至超而滅於義熙之六年凡二世共十有一年

盛在位三年<sup>芳</sup>被叔父熙立<sup>天</sup>在位六年高雲弒之雲立

三年離班桃仁弒之馮跋自立爲天王北燕促亡與南

燕等獨馮跋及其弟弘共<sup>天</sup>享國二十八年方滅於後魏

較之德盛歷數爲長何與慕容氏之初興也鹿號邊豪

既懷奇略僞則文武兼優加以機斷合三世之傑方能

龍旌帝服雄於燕冀反滅而再興也垂起少康之一旅

盛慕齊桓之復雖中山創社遼陰返舊雖天命皆人力

也馮跋裔出中州殊於醜虜然跡史所稱恭慎而已豈

歷代史論 卷之六 晉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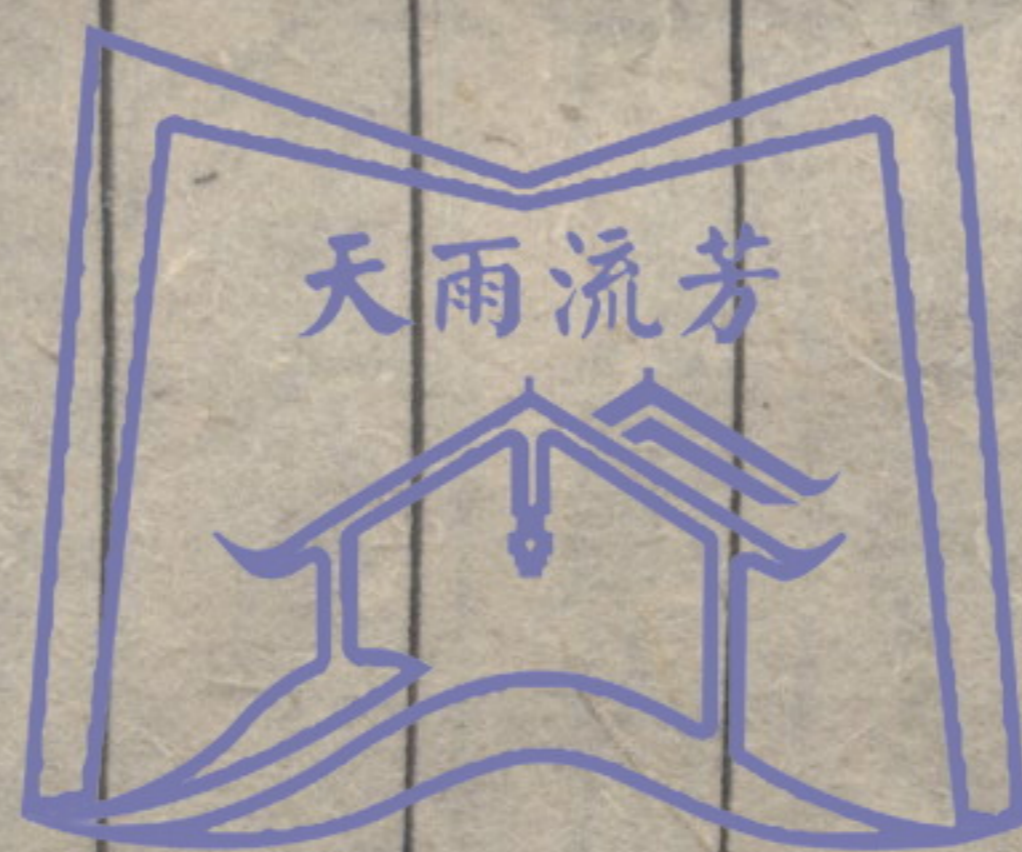


由於弘看得  
天概分明隨  
筆拈來無不  
合皆於題義有

有收羅趙魏驅駕英雄之策哉慕容熙淫德騁怨跋與  
素弗萬泥等弒之而立雲志在佐命榮寵血流左臂符  
命大事非所敢言班仁弒<sup>李</sup>桑張泰奮劍斬除推跋  
為主跋讓素弗素弗不受乃卽位厲意農桑勤心政事  
二十餘年而<sup>當</sup>四海戰爭之日叛換昌黎優游壽考  
可謂非常材之厚幸<sup>雨</sup>馮弘跋之少弟跋既王封公管  
政萬泥乳陳作亂弘<sup>天</sup>張<sup>雨</sup>聲討責其尋于戈於蕭牆  
棄友于為闕<sup>仇</sup>誅逆定難克修弟道跋死忽篡殺其子  
百餘人石虎秦生未<sup>其</sup>其毒<sup>節</sup>即使魏師不出大命必盡  
況負嵎僻壤抗敵太武親子離背宮殿煙焚狼嗥鼠齧  
能保適野無患乎棄城東徙身死高麗侮檀入秦而鳩  
暮末降夏而誅弘其有同悲哉夫前燕亡於暉其失也



庸後燕亂於寶其失也暗北燕亡於熙其失也淫南燕  
亡於超其失也虐馮弘上無祖德內斬兄胤其惡甚於  
弑主延鼎八年卒猶馮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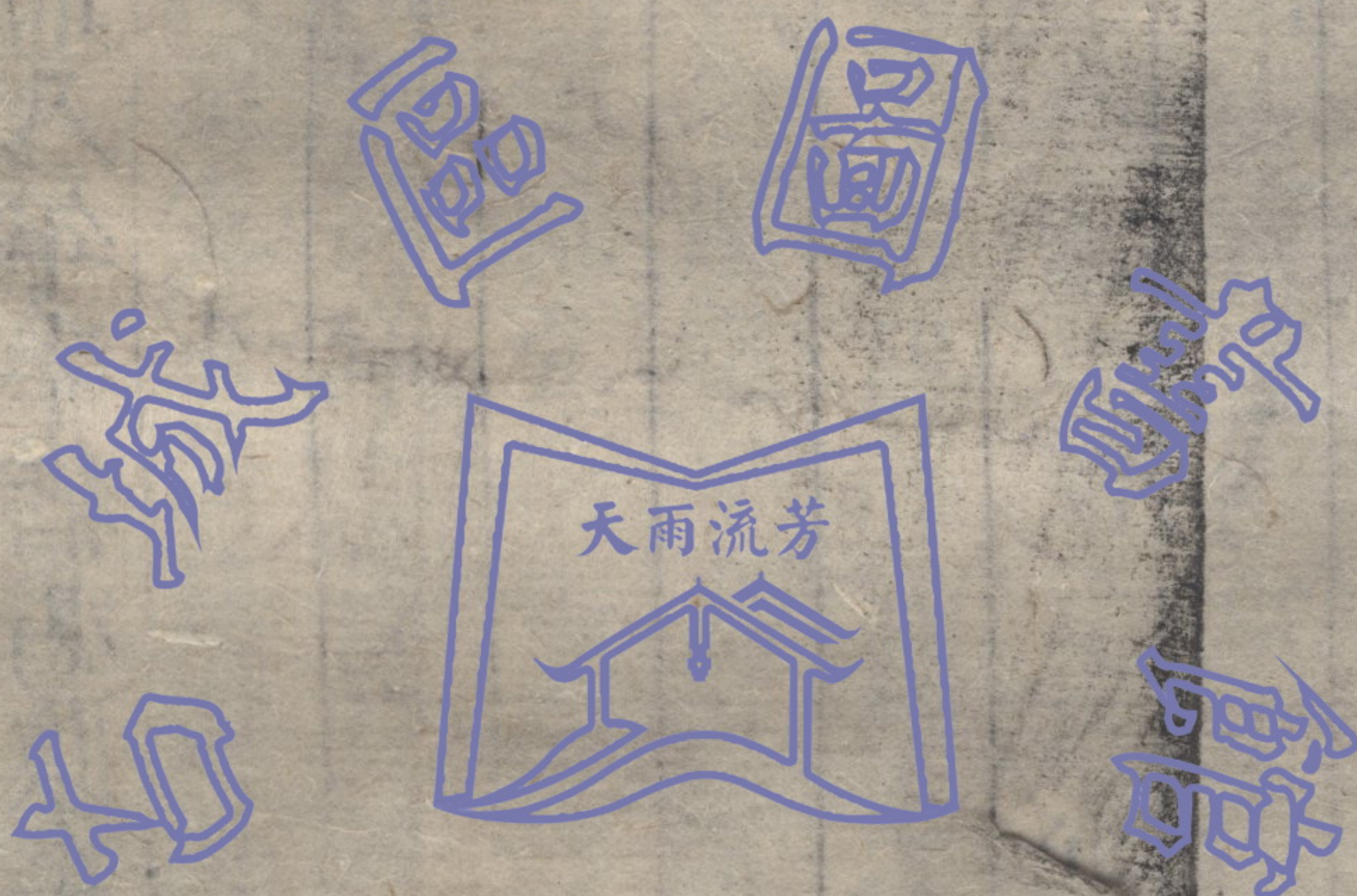
歷代史論卷之六終

歷代史論

卷之六終



月...  
卷之六



三



歷代史論卷之七

明 太倉 張溥 論 正

六朝

魏滅夏

中原淪喪竊據紛紛至魏而漸相統一然其最難滅者無如夏夏一舉而燕涼固已不勞餘力篇中寫赫連則極形其強盛寫魏主則半為之危陳究之強盛

晉之失中原也先之以劉淵繼之以石勒時慕容據鄴成李據蜀張氏據涼其地晉皆不能有也石氏滅苻氏起據有長安燕涼之地皆大於堅桓溫經略中原僅能克蜀及苻堅慕容復興呂光僭竊燕涼始貳姚萇弒堅盜長安稱後秦滅呂氏涼分為三乞伏氏介於秦涼之間稱西秦既而亂燕中亂燕亦分南北矣劉裕匡晉亂南燕後秦成殄裕東還後秦復陷於夏當日馮跋則滅北燕西秦則滅南涼北涼則滅西涼復西秦晉亡宋

歷代史論卷之七



者身先死危  
悚者功竟成  
說到天意所  
在則雖有由  
葉同歸灰燼  
懲前警後固  
且具有深旨

興之日所存者惟北燕馮氏涼沮渠氏夏赫連氏而已

魏一舉而滅之其有天下豈特三分之一哉宋廢帝景

平二年魏太武燾之始光五年也燾即位八年而滅夏

又五年而滅燕又三年而滅涼燕涼之亡師行即克伐

夏則未易也夏國興赫連勃勃控朔方而姚興不敢

問襲長安而劉裕不能伐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陰山之

傑不弱於魏燾立三年而勃勃死是天助魏也赫連昌

立燾決謀西伐先破長安後圖統萬昌棄城保上邽安

頡攻禽之丞徒飛翰天南流芳不過稔然風雨馬蹶微服逐奔

燾幾不免殆亦之死而生矣北涼之強不若夏後燕之

強不若涼魏既滅夏何有一國用兵之道先近而後遠

先難而後易燾蓋以赫連為建瓴也蒙遜包禍滅親勃



蒙遜弑段業  
竊據河西荒  
淫猜虐牧犍  
繼之不敗其  
習魏師壓境  
面縛出降國  
亡不恤猶以  
威誑列於貴  
臣夫興平賜

勃凶殘害物揆以天道災當及身然物情之所惡敵國

之所畏也兩人不死統萬十仞之城姑臧水草之地魏

敢騁其車轍乎赫連定合補於平涼沮渠無諱跳迹於

鄯善餘兵再奮僅老歲月郎灑涕陰槃奉表建康終於

老病誅死安補復反故國哉

魏滅北涼

西秦之乾歸弑於公府南梁之僞檀鳩於熾磐兩人雄

霸啟國不免補窮兵厚亡自貽其毒抑悖惡未若大

沮渠蒙遜甚也蒙補殺兄補君鴟跖河西淫忌忍戮閭

庭無禮新臺之變閩人王懷祖擊之傷足不死妻子孟氏

擒斬之夷其二族竟保考終享年六十六在僞位者三

十三年其得天幸又過馮跋豈惡積滅身於夷狄獨不



死於魏武威  
幾毒於涼彼  
雖婚猶猶仇  
讐也覲顏倫  
生未幾卒斃  
通篇皆罪狀  
涼主未持帶  
人魏說蓋欲  
以殺降與議  
親配成一妙  
結其事固有  
適目奏合但  
非明眼人不  
能拈出

信歟遜孫病死苦提幼弱乃立牧犍固謂好學雅量國  
人所悅成君以後何其淫逞也慕容垂之立寶慕容德  
之立超咸采譽青宮馳聲傳衣一當大位即喪身殞國  
為世僂笑牧犍器性遠謝寶超加以蒙遜貽謀不辨男  
女姊妹受術李氏傳嬖於宮掖朋行淫佚寧復  
知恥魏太武與涼和親天南流芳日夜謀西略蒙遜存時嫌釁已  
見牧犍無道適授以名大師親征聲罪十二姑臧城潰  
面縛來降燉煌老父之書帶石七年之讖期數不爽又  
未可謂無天也李順使涼歸告魏主言其可圖金  
寶入懷巧言沮計崔浩厲詞折之伊馘請主決討水草  
豐饒軍行告捷順後伏誅貪人罰均矣牧犍依棲魏朝  
猶以武威公主之戚齒列貴臣未幾賜死女襲母爵或







當廢兒之子  
致保宗保顯  
奔魏而兵戈  
不息仇池失  
守牧晨家索  
為戒昭然道  
文德說保宗  
閉險自固而  
事勢已無及  
通篇據事則  
實書用筆則  
虛若微文點  
綴殊足耐人  
尋思

宣皇定命先驅致眉南誠全盛萬里裴劉二將藉其威  
聲使濁水靡旗蘭皇失險功烈盛矣斯蓋謂楊難當助  
司馬飛龍為亂連年南寇有蜀士而深美蕭思話蕭  
承之與裴方明劉真道之能奠平也氏楊僕忽見於漢  
晉苻堅克楊國徙戶關中空百頃地楊佛奴楊佛狗皆  
宋奴子也宋奴以殺楊初被誅二子奔堅堅以女妻佛  
奴子定苻氏之亂定感恩盡力堅死奔隴右後殺於  
伏乾歸無子佛狗于盛統事遂有漢中地定不負君盛  
不辱兄亦荒服之賢帥也盛素稱藩於晉宋武帝受禪  
封為武都王盛承奉晉義熙年號臨沒語其子立日吾  
年已老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立承命始用元嘉正  
朔善於待士流舊懷德保境令終誠稱善守立死欲以

漢  
狗皆



其國授弟難當難當固辭奉立保宗或於妻言廢之自立流人生變遽失蕃禮虔劉巴蜀喪地奔魏跡其侈心將思吞黑水傾井絡而并仇池之不保狡戎猾夏安在其有利也思話平涼州時難當奉表謝罪亦云臣歷代守蕃世荷殊恩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託妖妄毀敗成功乃甘言上騰爾天雨空虛復發何以明忠信於朝廷乎姚氏勸難當自立固謂國雌立長反事孺子非久計今亡仇池者長君也煽妻鳴雌寧足信哉楊保宗歸魏尙公主其弟文德爲之叛公主亦爲決計欲爲國母而恥爲王也志大於熾磐王后死賢於沮渠昭儀是亦難當妻之流而懷望不遂者乎



機祥之事習  
則生厭弒逆  
之術久而益  
工名論可垂  
不朽

宋武性不信奇怪既貴史官審問微時符瑞拒而不答

及不豫羣臣請禱上下神祇謝弗應其豁達大度亦沛

公匹也然竹林龍象新洲神目史書誼耀甚於赤帝孔

恭占其基地非常帝心內喜韋叟相而言中用領軍佐

不負信桐葉禪勸進言大文符應者數十駱達釋

法稱辭論尤鑿若劉季鼎金光武赤符持之有故凡人

貧賤好奇異富貴惡不祥始所慕說翼惑世眾久而厭

之即謂近巫鬼不可示子孫則絕日不欲言常情然也

帝合王韶之弒晉安帝於東堂其時可以郊壇即位又

進不取復立恭帝廢而弒之一人弒二主其情不怍謂

應昌明二帝之識夫大逆不再再則有憂亂臣賊子猶

表而懼焉王莽弒平帝不殺孺子嬰司馬昭弒高貴鄉



兵以義動乘  
危迫險皆非  
義也崔浩不  
欲伐喪意在  
為魏布義整  
而徐俟宋之

公其子炎不殺陳留王橫宋武效而甚之竟以安恭厭  
識芒刃再見欲後昆長世難矣劉毅與諸葛長民帝所  
忌也司馬休之晉宗室之遺者也殺敗於王鎮惡長民  
死於丁昨休之為晉潘所逐北走入秦奸雄之盜人國  
也去其異已薄其本枝然後次以及君帝蓋工其術者  
也漢高用兵久善殺功臣宋武久習兵則善弑人主兵  
不可試如是夫

元魏寇宋

宋高祖殂魏主議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固諫文帝元  
嘉二十九年魏宗愛弑太武帝更謀北伐何偃止之既  
師出皆無功信哉乘人之危迫人於險中國不能得志  
於夷狄夷狄不能得志於中國一也晉文公卒將殯曲



隙初非危江  
南地也即子  
敬之於吳景  
畧之於秦亦  
皆為其國長  
計遠慮何嘗  
有天王正統  
之念在其所  
懷但人文胸  
中有此一番  
妙論不覺固  
事村寫耳皆  
必據為不易  
之說恐猶夏  
蟲之不可語  
於冰○宋魏  
並起落得緊  
嚴用間作

沃秦穆公潛師軼之蹇叔哭而送其子後有隋之敗伐  
喪不仁自古記之崔浩勸魏主弔祭宋祖存孤恤災使  
義聲布天下江南不攻自服雖明世變識時務亦據經  
行仁之篤論也魯肅輔孫權議絕曹操而與蜀和王猛  
相苻堅臨終或無伐晉賢者在人國不愛小義不就小  
名所持者天下之是萬世之安而已矣肅不事漢而事  
權猛不事晉而事堅適富其會為知己用耳江漢朝宗  
天王河陽未嘗一日忘也崔浩智同子房臣於佛狸伐  
宋之役每進格論義而止其亦心魯肅王猛之心乎  
竺夔保東陽叔孫建攻之不下奚斤等環圍虎牢毛德  
祖誓以死守宋雖挫折魏亦殺傷攻城不如略地浩言  
中矣毛德祖患公孫表權略縱反間於奚斤魏主殺表



紹得濟遠中  
間議論光明

立大皆有圖

世道之言勿

以篇幅無多

更爲求益之

見

營陽廢死廬

陵見殺顧命

諸人罪誠莫

道通篇只起

手非得已句

畧放一鬆步

以下五段皆

斷斷無恕詞

益愛子失教  
過在武帝若  
身親受遺而

後文帝以其術間王慧龍主弗問也勞以璽書間術之  
難行也一而疑再而不信君子以是益悲范增之不遇  
也

徐傅廢立

宋武年踰不識始生少帝晚而有子愛且過甚遂至失

教敗德臨喪不哀游歲無度徐羨之傅亮謝晦與檀道

濟同被顧命憂念國家天雨黜昏於是少帝夕寢龍舟

朝出東閣迹雖不順非得已也然必使邢安泰弒之悖

矣羨之等謀廢少帝復惡真當次先列其罪徒降庶

人少帝既弒禍心未已又殺義真武皇陵土未乾二子

相繼勦戮伊尹桐宮豈若是乎傅亮迎文帝東下引見

之日帝問義真少帝薨廢本未悲號嗚咽亮即自度不

歷代史論一



遠行弒逆誅  
戮乃其自取  
文辭口舌豈  
能蓋厥愆乎  
諸人紛紛適  
以形其不智

免晉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納晉惠公惠公殺之謂其  
難乎為君羨之等罪不啻克三年始死伏劍已晚矣言  
亮畏世路屯險著慎論亮帝失德感蛾成賦初奉大  
駕道路賦詩言有懼心既知傾覆無由求退惟幸有穆  
生諸贊稱其即彼知幾甯讓傳迪然有君而賊之  
君可無死而死之其臣實甚於上何尤古者危篡之臣  
篡成則王不成則族天雨流芳舉事之始非不日與死鄰也明知  
必死故一為之之莫其或成是以布衣卿相胡僥倖之心  
少主鍾簏罹塗炭之也李斯也不斬咸陽不思上蔡凡人  
寵極而危者皆然其身為弒而欲以功名終者尤未聞  
也謝世基與晦同死臨刑為連句詩有橫海垂天之悲  
晦續以保退無力太行難陟不怨身謀而傷世俗亦文



人自文其愚也

彭城王專政

此城未嘗為  
逆拚被之殺  
由諸人累之  
也但彭城素  
無學術不識  
大體其所引  
用皆險險之  
徒故其在朝  
廷則誤於劉  
湛孔胤秀等  
在豫章則誤  
於孔熙先范  
謹等一誤再  
誤至於稱兵  
四起羣奉為

義康聰識過人長於政事思方任領朝權號稱強敏又  
性友悌文帝病虛勞入侍湯藥飲食親嘗以進彌日忘  
寢夫以國體之材篤具爾之戚周旋帝側內外無甚即  
終身合名為漢東平流也雨也芳迺劉湛傾危范曄造亂胡誕  
世弄兵豫章奉以為名遂至促命向者寵榮適為禍刃  
然瑕釁所出義康實不與聞人啟其隙而身當其患則  
謂之何劉湛為殷景仁所引同被時遇即傾景仁欲自  
專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附麗為羣共謀推戴凡  
小人日夜指天日出心腹者豈為義康計長久哉苟幸  
成事取富貴足矣帝常疾篤義康流涕蹙然以幼主為

歷代史論 卷之七 六朝



名而彭城之禍遂不可支篇中於羣小則極形其狂逞於彭城則特致其矜惜起伏頓宕波瀾老成可稱論事之極則

懷肩秀等即圖訪舊事議立弟彼蓋謂介弟執政聲勢

已極所不足者天子耳不知其坦懷憂思係心本朝也

孔熙先感義康救文之德亦懷報效嗚呼欲忠於文帝

莫若勸以敦睦欲忠於義康莫若勸以止足熙先不念

張約扶令育言而計出於羊勝公孫詭何其悖也

范曄酒狂善琵琶豐天雨薄父母門胄雖華物望不及

熙先輕屬以大事又所往來者法略道人法靜尼之徒

細人傳言妄窺禁密即欲不敗其道無繇曄等既死義

康益危蓋骨肉釁事迹著閒義康者義康猶得誅

之奉義康者義康即不與其謀不能自口明也豫章兵

起魏師再至帝慮義康甚於敵國掩被冤酷其何以免

義康素賤文義厭袁淑才語及徙安成讀漢書見淮南



閩外專征擇  
帥為急宋文  
有大志而所  
任非人故兵  
雖屢出訖無  
成功篇中亦  
不言中原之  
必不可圖而  
但言任將之  
失其道誠撰  
本之篤論

厲王長事始廢書長歎夫處盛貴形迹之嫌居高畏託  
足之眾尊親如義康猶然下者可知已

宋文圖恢復

文帝元嘉七年興師北伐魏碯礮滑臺洛陽虎牢戍兵

皆棄城去諸國德獨憂其河冰既合必復南

來既姚聳大敗於安流芳到彥之聞叔孫建長孫道生濟

河而南焚角棄甲步趨彭城檀道濟師捷高粱亭猶以

食絕還旆蕭思話劉振之等望風引卻敗降相屬然後

遣使通幣折而求和已元嘉政令鮮失佛狸亦

性不好殺十餘年間邊境無事可不言兵乃王立謨獻

策用師袁淑進諛封禪帝又無故開兵南兗徐兗豫青

冀六州無日不戰遂至郡縣赤地春燕巢林前鑿不脩



後禍彌酷齊桓復九世之讐漢武洗白登之辱不聞如

是顛覆也龐季明七十老人身入長安招合夷夏關中

豪傑四山羌胡遙應命補元景進克陝城薛安都斬

其將張是連提王旗北指眾呼萬歲由此戰勝而言文

帝經略中原也王立謨既敗遽合元景等還使劉

康祖戰死王羅漢被擒失策之中又有失焉兩軍得失

決機將帥千里戰事不由中帝志存河南而不知擇

帥將出凶門而責以君命何異放跋犬逐狡兔驅駿馬

而繫其足也即立謨出兵時魏王買德棄碣礮避申

元吉張淮之棄樂安避崔猛宋兵方銳魏所震也立謨

頓刃滑臺貪復好殺不緩河洛歸民而征求黎布將成

之功墮一旦蕭斌欲奮刀斬之宜矣檀道濟歸廷尉



闕中職供內  
庭勢憑城社  
故常易於作  
姦乃至賊太  
子殺親王弑  
二帝則其專  
恣為甚矣且  
太武威斷自  
已出特以信  
在僉邪遂至  
變生不測然  
則左右贊御

魏人不憚吳子裴方明有仇池功而死佛涅遺書嘗笑  
大師一跌數世不復師貴文人惡弟子彼江湛徐湛之  
皆不足語此也

宗愛逆節

宗愛不知何<sup>國</sup>來以罪為<sup>國</sup>人歷碎職至中常侍魏大

武聰明威靈<sup>天</sup>美狄<sup>流</sup>獨信任愛爵郡公齊桓公尊管

仲不能遠豎<sup>切</sup>其後五子爭立尸蟲出尸君子見微知

著惕然堅冰<sup>魏</sup>主之禍伏於正平元年賢如崔浩高允

不聞諫諍殿<sup>廷</sup>斥<sup>下</sup>就<sup>下</sup>供掃除其國無人哉太子

見主之長子賀夫人所生五歲明慧強識長好經史通

大義主所奇愛既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

擾亂請速進擊掩不備劉潔凡之後獲虜候騎云畏道



又何可以近  
而忽諸口篇  
首責在廷之  
緘默篇未恨  
茲逆之緩誅  
是文字大闕  
鍵處

北主生深恨不用太子言益親重使監國斷萬幾愛嶮  
暴非法太子所惡仇尼道盛任平城等任事東宮與愛  
不睦愛構成其罪斬於都街太子憂死久之太武追悼  
不已愛懼誅弑主永安宮父子之情君臣之義尊親無  
以加也刑餘屬耳威福過忒閒制其命始賊太子江充  
之迫戾生也繼而弑君李允之餓主父也賤人再逆率  
士怨痛廟堂晏如無執天簡書弑沐浴討賊者豈春秋之  
法不施於蠻貊歟愛殺秦王翰立吳王余後余疑愛謀  
奪其權愛怒便小賈等夜殺余彼惟殺主而不  
忌立主而不疑一國君死一國君生生死直一夫也合  
東廟之甲不發劉尺之言得行愛可沒齒無患否則又  
擁皇孫詔定策矣尼與源賀陸麗長孫渴侯抱濟人平



劭溶惡逆前  
此所無而養  
成之者則自  
文帝始蓋巫  
蠱敗露道育  
伏藏帝欲加  
罪而行之不  
斷皆需之為  
誤也至為帝  
謀者為帝死  
者或自顧所  
私或遲回觀

城即帝位具愛周五刑夷三族罪人放而復得三綱絕  
而復明惜也不先行於太武初變秦王未死之時君子  
謂有逸罰焉

太子劭弑逆

劭始生三日

往視之無風墜帽溶將產之夕有鵬

鳥鳴於屋上兩人窮雨怪異先見天產不祥其有懼心

乎袁皇后初生劭惡其形貌欲不舉帝撥幔禁之世謂

其自擬戎毒然向之母能知伯石豺狼不能殺伯石

卒喪羊舌氏大夫廢與其爾有時變出天子宮室豈復

人力哉溶生而母死潘淑如養以為子愛溶特深溶不

念也劭弑帝殺潘淑如剖視其心溶反謝劭云下情所

願臬食母獍食父劭溶兼之合殿之變君子曰固也嚴



望情事雖異  
於黨逆忠節  
未見其立成  
難生慮表取  
笑千載雖欲  
辭之又焉得  
而辭之

道育奚官賤婦能為巫東陽公主應閣婢王鸚鵡與之  
善稱於公主評善蠶召入宮劭濬惑事之遂與歌儻詛  
呪帝左道之為禍也其始僮婢女之玩流珠之異既矯  
誣逆行臣弒君子弒父頌言可為文帝平日不簡赦二  
子巫風蔑聞及鸚鵡出嫁陳天與領隊始誚讓太子  
後事敗又不忍罪蔽所天雨飛芳而受其毒皆帝自為也道育  
變服匿東宮復隨濬出入帝急捕不得以天子之尊不  
能加一巫婦人巫婦人何能為挾愛子而重也帝謀廢  
劭賜濬死久不自決甚之江湛各欲立所親助為猶  
豫謀未成於秉燭刃已發於東堂語云需者事之賊也  
文帝殺子而不斷江祜置君而不成敗猶一轍也袁淑  
王僧綽咸為帝死忠矣然淑辭登車不能討賊僧綽勸



此城未嘗為逆拚被之殺由諸人累之也但彭城素無學術不識大體其所引用皆險險之徒故其在朝廷則誤於劉湛孔胤秀等在豫章則誤於孔熙先范謹等一誤再誤至於稱兵四起羣奉為

帝裁決委蛇為命惜哉義而不勇病亦在需矣

南郡王之叛

武帝七男少帝義興為徐<sup>義</sup>等所弒殺義康義季皆

死於文帝之時孝武<sup>武</sup>止位所存獨江夏王義恭南郡王

義宣耳初孝武<sup>武</sup>元胤義宣遣徐遺寶率眾三千助先

鋒稱有功事平<sup>芳</sup>論敘如<sup>雨</sup>鼓吹給班劍封子謚母所

欲必從乃臧質妄言<sup>天</sup>異圖旋起舍逸樂而趨禍患抑何

愚也質少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既屢居名郡涉獵文

史有氣幹好言兵即<sup>大</sup>至封浚便與魏太武寫臺

格購斬佛狸長圍衝車肝貽不下墨翟之守勇猶過之

文帝崩問至立時舉義與薛安都程天祚等同會太極

殿庭生禽元凶魯爽祖父歸魏爽使酒得罪太武始與



名而彭城之  
禍遂不可支  
篇中於羣小  
則極形其狂  
逞於彭城則  
特致其矜惜  
起伏頓宕波  
瀾老成可稱  
論事之極則

弟秀南還討劭之役爽與有勞兩人皆可無反驟而狂  
獫不聞三思蓋質起義陽口時心所推奉者獨義宣孝  
武事成非彼所期也奉義宣利其闇小可制易於自  
為非真欲北面臣事之也義宣內憤閨庭外惑游說密  
治舟甲剋期宣元年秋冬舉兵魯爽狂酒失旨正月  
便反遣府戶曹逆版補義宣父子以臣叛君聚族耀師  
談笑俄頃不啻手搏其稱帥也無正名其舉事也無定  
謀直數妄男子揭竿為戲豈待魯秀癡人之歎知其必  
敗哉薛安都躍馬刺爽時人此於漢關羽之斬顏良義  
宣臧質聞而色戒義恭致書義宣以質方靈寶牢之義  
宣始疑質劉湛之顏樂之相熯間質策皆不行繇是質  
頭入武庫義宣父子以獄戶誅興師命將即以義振任



竟陵屢立大功人心所向  
逆形未著朝廷遽信人言  
詔貶其爵且倉卒用兵激  
之使叛通篇於誕無厚誅  
蓋深痛帝之

竟陵王  
竟陵王

人而疑事必背裂羣叛鳥聚復自猜貳亡無日矣義宣  
跳身江夏翟靈寶魯秀竺超民等勸其治兵繕甲更圖  
決戰義宣昏沮不出眾遂離散大勢去者斂不復合鋒  
銳盡者發不復利人笑為孤雛而我自視為鷲鳥齊建  
卽墨頂籍江

竟陵王之叛

竟陵王誕文帝第六子也天雨流芳文帝北侵魏命諸藩並出師

皆奔敗獨誕遣柳元景剋弘農關陝元凶劭立沈正顧

琛說誕唱義其將劉季之奔牛塘之捷義宣謀叛力

兼四州武帝惴禍欲具乘輿法物奉迎誕持不可既上

流平定主座不移彼歷兩朝凡三建績自以為懿親有

功大城崇寄周公其人也匹夫告密六師移之憤而不



忍於骨肉也  
夫誕之勳烈  
早著於兩朝  
誕之心跡見  
量於四子而  
帝之屠戮不  
免太慘則灾  
變吉凶當不  
僅為竟陵而  
見蓋南詩無  
可辭之罰竟  
陵有當原之  
情分辨得明  
方見作平

服遂起抗兵武帝仇人其弟弟亦反之以仇投表城下  
罪帝宮闈有狐綏綏詩人所刺帝不重自責又戮誕左  
右支黨于人誕在諸王功最<sub>高</sub>其負禍獨酷雀鼠哀生  
叫呼天地其視南平附劭身懼後夫喪魂食毒尤足悲  
矣賀弼始諫<sub>命</sub>抽刀不怨將佐邀降謝以飲藥范  
義誓死從誕不效何<sub>康</sub>苟活王璵之五子在建業沈  
慶之縛而招之其志不奪<sub>且</sub>曇濟攜誕子景粹匿民間  
死不忍離四子依烈晚季所難雖烈夫慕義有臧洪韓  
延之風亦傷誕無<sub>辜</sub>身<sub>游</sub>地下也武帝既克廣陵詔  
屠其城人沈慶之強諫尙殺三千餘口築爲京觀不涕  
泣天顯而鯨鯢骨肉帝之不仁實愧楚莊矣誕未死時  
侍直夢覺失髻築廣陵城海陵夷孫于輿大罵請立六



子業受璽綬  
傲情無戚容  
蔡興宗即知  
為家國之禍  
自是淫虐無  
忌至以疑似  
欲殺子勛兵  
端始起雖身  
死竹林而戰  
爭不息孝武  
諸子殄滅無  
遺此文於廢

慎門又五音士狂易見鬼怖哭城上白布旆謂誕亡徵

然誕罪可不死武帝逆探其心迫之於死天狗流血之

灾帝亦當躬受非獨也

廢帝之亂

孝武二十一年廢帝子業其長子也元凶弒逆孝武倡

義廢帝寄命建康因<sup>天雨流芳</sup>侍中下省將見誅夷卒保無恙

度居帝位必思艱難乃相非人君行同犬豕即尊未幾

過惡甚於昔也千百二十七事華光之弒尚云罪浮其

弟子勛次在第三廢帝有<sup>天</sup>祖世祖之疑送藥賜死朱

景雲停湓口不進鄧琬決謀反戈內向然尋陽甲兵未

動湘東已廢昏自立為子勛者束身歸命優游黃閣亦

長策也鄧琬陶亮袁顛等才略不彊妄萌大志子勛十



帝用一筆點  
過以後都言  
孝武子禍之  
酷蓋孽積毒  
流前人之惡  
固足累其後  
嗣也然則欲  
綿本支之緒  
若燕翼貽謀  
何可不慎

一歲兒惟其所為及劉胡夜遁張悅貳心累囚傳首為  
世所悲休仁不仁助桀為虐松滋侯兄弟一時勦死予  
間考孝武諸子終始未嘗不泣然也廢帝死以十七歲  
子勛子房子頂死以十一歲子鸞子仁死以十歲其他  
幼小鋤戮者固不能盡知也國君害喪孩童成羣飲食  
不離保姆言動制於左右閨闈之外事不及知伐斧相  
尋支體已裂或死於具天雨流芳兄或死於諸父刃頸見迫痛生  
王家夫廢帝不立子尙子鸞子師不死子勛不叛松滋  
兄弟不誅天故生之又故殺之多男多凶其是謂與路  
太后崩數日廢帝見夢云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  
子雖多並無天命孽積厥躬而毒流嬰孺末世亂君家  
禍國釁往往下然書紀微子之命有以哉



宋明帝北代

明帝而用兵  
晚猶知悔至  
於誅殺持之  
益堅滅親則  
勇當敵則怯  
二語深透明  
帝底裏若興  
宗為宋之碩  
輔因事進言  
多有補益惜  
違其議而張  
沈用兵喪師  
失地帝雖愧  
興宗然已無  
救亡矣興敗  
係於聽言人

明帝在位七年與魏構兵凡五年其始非有不並之勢

積仇之劫特以安都帝奇據城北降請兵自救畢

眾敬憤子見誅甘心送逆遂至長淮以北忽焉戎有迫

師老氣竭夏國友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劉劬斥其狂謀

難信帝亦徘徊聽許天雨漢武悔田輪臺斯其庶幾乎明帝

泰始三年八月殺子勛十月殺子綏等十三人踰六年

而二月殺休祜五月殺休仁七月殺休芳終帝之世非

攻討夷狄即屠戮肉賊很戾以為骨肉之患等

於夷狄也然子綏等同日賜死休祜射雉拉殺休仁入

宿仰藥休若召赴七月七日宴而死翦戮同氣易若執

雞魏人兵臨則喪師蹙地善戰如沈攸之善守如沈文



主當書置座

秀不免挫傷始歎骨肉之弱不如夷狄之強明帝滅親  
則勇當敵則怯後日螟蛉非種禍流氈帳索虜左袵得  
環而笑之矣尋陽師起周貢計咸集東兵至永世宮  
省危懼蔡興宗請鎮之以靜待人以信清蕩可必明帝  
從其言轉危為安安子勛既敗薛安都歸命帝命張永沈  
攸之將十五萬迎之興宗言但須單使尺書勿以重兵  
生其疑懼帝弗是也天雨耀兵示威釁難四決顛覆之際用  
言而興成功之日違言而敗裴子野云桓公矜於蔡巨  
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前鑒之失於宋明  
而三是以持盈難也

蕭道成篡宋

蒼梧王忌蕭道成威名嘗欲殺之射腹之難賴王天恩

魏晉以降篡  
竊成風試看



禪代習焉不覺好蒼梧狂悖固其自取然忠孝大義臣子所當共明乃道成專權謀誅之者自沈攸之袁粲劉秉而外守正無幾蓋討逆者數少助逆者數多篇中揭過道成特表忠節雖惜其功之無成實以見其義之不容泯也者書立

滑稽以脫既復磨鋌陳太妃署罵而止事執誠危前者廢帝無道箠辱諸父呼湘東王彧為猪王一日將付大官宰屠建安王休仁譚筆解繫廷尉一宿而釋彧實懼死乃謀行弒阮佃夫壽寂之等深相結抽刀竹林狂主立死彧遂稱帝蒼梧曰欲殺道成道成急為身謀令王敬則結楊玉<sup>天</sup>等弒之乃命盡於七月丁亥之夜二主狂軼同其迫人於險亦相類然湘東帝室尊親廢昏自立其執猶順道成人臣也今日殺天子明日即欲自為天子難矣湘東即鄧琬懷尋陽端門之志勸晉安王子勛勿奉命書蕭惠開亦義懷世祖惟奉九江後雖戰勝順逆未分道成弒蒼梧立安成竟總軍國不臣迹著此沈攸之與袁粲劉秉等太息而起也夫粲秉



說必有天旨  
所當深思而  
得之

圖內攸之圖外道成雖有文武才可執而取然儲淵者  
案秉之賊劉攘兵者攸之之賊淵洩成謀道成議備袁  
案父子死石頭城劉秉先死額檐湖內力盡矣攸之  
初起兵攘兵卽懷二心以馬鏡寄張敬兒合豫爲防旣  
攻郢城不拔劉攘兵卽燒營信畔魯山軍散攸之文和縊  
於櫟林外力盡矣夫君死與死國亡與亡忠臣孝子計  
不反顧蓋明知其無益而猶以身從之天欲墜而不墜  
地欲傾而不傾千秋萬歲猶藉斯人彼裊襍素書尊於  
黃鉞石頭歌謠榮於錫於淵王儉何以生爲易代世  
降臣道益微蕭衍篡立同朝勸進唯王志不署名王亮  
不送款馬仙琕擁兵袁昂拒境稍存大義後皆事梁不  
終其節惟亂賊易起效尤之心而習俗漸忘二君之恥



是以愈久不振也

魏遷雒陽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不欲魏主宏南遷  
 雒陽禁士民胡服胡語王公以下皆苦之然則變夏為  
 夷變夷為夏習難移有同然與且主父胡服公子成  
 稽首以辭固請而後聽命卒報中山之怨雪鄯事之醜  
 魏孝文賢主興學校正風俗太子恂先與之貳穆泰陸  
 叡志戀舊土遂謀煽亂魁結可以略地而漢制不能引  
 變章甫適越越人笑之豈真藩夷北鄙無用中國之治  
 治哉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惡河雒暑熱追思北方委  
 棄衣冠私著胡服頭鈍白便類有夷性孝文強使南居  
 苦無跳脫乘駕幸嵩嶽欲召牧馬輕騎奔代高道悅苦



諫手刃禁中此亦求歸故鄉辨髮挽弓馳馬放獵莫得

愉快非如戾太子殺江充子弄父兵也孝文慮亂永嘉

廢為庶人清狂不慧可保年遠信李彪密表鳩酒賜

死十五歲兒鹿麕棺瘞土佞為若敖則微少恩矣秦叡素

無亂心祇以溫士謀推陽平王頤頤偽許之密以

奏聞任城王澄持節發徒黨立擒事無成謀兵無強

援名雖反賊勢同狗盜度其無能亦恂類也論者見魏

氏遷雜以後再傳而微過咎孝文謀未僉同以威協眾

失盤庚播告之義抑利遷國帝王繇興成周定鼎

漢都關中卜年卜世其吉不疑魏文以夷狄之君建土

方夏較之古公避狄遷岐衛文恃齊東徙弘略遠甚奈

何與周平晉元同類而道也敬宗奔河內以遜元顛孝



鬱林之互蕭  
鸞與有成勞  
及其即位悖  
德自不必言  
但鸞既受遺  
毗輔不聞匡  
正之功徒養  
成其惡而殺  
之西弄是其  
平時誅戮止  
以立威而非  
有社稷之計  
此文特為拈  
出所以明其

武奔長安以避高歡是則子孫之不振宅中者豈有過焉

蕭鸞篡弒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為移點於外易名犬子處士何<sup>蕭鸞</sup>太子者天地所懸三才所繫今化為犬不得立矣又樓號東<sup>天雨梳芳</sup>宮稱舊宮禪靈不祥鬪鑿族滅凡宮室寺里衣冠<sup>天語史</sup>悉列妖怪指為文惠早薨二王廢黜之驗然則昭業無道蕭鸞篡立果天授非人力歟鬱林五歲時戲<sup>高帝</sup>前能識太翁為所鍾愛少工隸書善對賓客進退音吐有令譽抑中詭不肖禮若父不知也蕭鸞道生之子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居官嚴能職任清重既受遺詔輔太孫阿衡周公惟鸞是恃楊



處心積慮之存乎黨也至於咎討賊之不斷明儉樸之非難皆嫉惡嚴詞正以比論而益見耳。入手從碎事說起若不深罪蕭鸞蓋鸞之奸惡尚異曹馬若以有道之主臨之或未至專恣而無忌豫教不厚齊武固自貽伊戚

歷代史記卷之七

珉何后幸臣奏而誅之徐龍駒日夜六宮房內勸留霍

姬周奉叔橫刀禁闥綦母珍之佞人之首罪皆不赦鸞

以貴戚大臣正鸞羣小鸞市朝告罪宗廟誰曰不宜

獨惜其內懷不臣穆主為惡蕭衍造謀遙光贊志非一

朝夕是以鸞不問諫諍臨事無所不忍然後知珉等

之死非清君側直弑芳之先聲也宋或弑子業蕭道成

弑宋昱皆迫於身危天雨不得已而後逞昭業淫頑類二主

其善殺不如也何胤依違誅鸞不決蕭湛戎服身殞西

弄伏完不能討賊鸞操問弑帝后事機死生間不容髮

所從來矣鸞在位四年誅戮亟行史猶稱其儉約肅清

罷新林苑廢鍾山樓館至阜茨餘灤裏蒸晚食亦愛惜

不費謂無改武帝舊德自古篡弑殘殺者其人類能攻



苦食淡堅忍無華此又烏足道哉

元魏寇齊

齊武帝永明十年魏聖宏召羣臣議大舉伐齊非思

伐也以此為聲欲勝眾遷洛陽耳迨明帝鸞弒鬱林王

昭業新安文始南伐盧淵高問李冲與任城王

澄止之不從後雖生天雨流芳利其所以稱師則正矣蕭鸞殘賊

身弒二君鄱陽王鏘等七人衡陽王鈞等四人賢而無

過盡見屠戮一年之間弒殺無忌神人痛憤宗室無問

罪之師羣臣鮮伏節之義悠悠六合皆鸞黨也魏宏君

長荒服執言伐亂昔齊人弒君魯人不能討孔子譏之

今中國安於陳恆索夷不忘沐浴徐孝嗣諸大臣能無

聞風愧乎然魏既罪鸞師指樊沔義振鐘鼓漢高責羽

聲罪致討思  
兵之大義海  
陵既廢魏謀  
南伐當是有  
名之師乃正  
福告斃魏之  
義聲究無成  
事機會坐失  
徒增歎悼耳



袁紹檄操可也蕭衍破敵馮誕病死宏欲亟還廼臨江  
水數罪而去此直兵力阻頓勉以辭勝之烏足表大義  
於天下懼亂人之魂魂鬼鬼武四年魏師復出特忿前  
者不武更圖一捷抑逆惡雖熟虜運亦衰蕭鸞殂於正  
福魏主旋殞蕭塔亂賊無禍而正終夷狄有君而道死  
始皇沙丘之恨孟德天香履之悲其人幸不幸又何如哉  
兩主皆死戰鬪方息又歎天曩者構兵彼此勝負徒糜生  
靈於國家大數無與也

蕭衍篡齊

蕭順之殺巴東王子響非齊武帝意也受指於文惠太  
子縊之射堂有司奏紹居藉賜姓蛸氏然輕舫還闕其  
罪誠可不死後武帝得子響妃裙屢申啓怪恨嗚咽爲

行之附會蕭  
鸞雖曰烈武  
帝而傾其嗣  
然其實志在



窺齊鼎觀其  
沉竹木欲檀  
溪說伯亮以  
廢立是豈須  
史忘齊者通  
篇論衍事起  
手則從順之  
說入中間又  
引懿來夾發  
都是為總結  
地步蓋以蕭  
配伍憑空結  
撰奇想奇文  
出人意意外  
無不在人意  
中要是直詮  
非由強合所  
以特妙○一

作齊行香見景陽山鳴猿歔歔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病

憂死擅殺帝子獲老嫗下幸矣子衍以是怨武帝欲助

明帝傾其嗣以憂心恥忠孝兩乖豈人臣所當行哉明

帝篡弒衍為書策以顯官陷垣歷生卞白龍美女娛王

敬則折東昭王子隆立賜自盡於是屠滅宗親蹀血

門內朝廷極惡衍實端芳即使其終身守順效伯氏之

節有死無二君子猶謂其非純臣况僭窺神器篡奪自

恣也崔慧景之亂蕭懿投箸入援臺城載寧建鼓清路

義過祖逖迺元勳未賞而竭謂先行賜藥省中禍及子

弟衍欲更執臣謙勢不可得夫斷三峽臨九派兵定湘

中傳檄江南乘風草之疾掃東夏之塵凡衍上策懿非

不能為也懿經而不權衍權而不經當夫入朝殄難叛

歷代史論 卷之七 六朝



父之子不能  
皆賢順之有  
懿以成至思  
有行以建大  
業非常之器  
萃於一門不  
謂是父乃有  
是子

是時天下之

人即誅勒兵廢暴吏立新主上不負國家下不損臣節

伊尹霍光前已為之懿猶拘攣守正死而弗蹈孝莫孝

於申生忠莫忠於蕭懿傷兩人身雖不存其志可法

也衍挾穎胄舉兵而師謀獨斷外奉南康王寶融為主

而不受處公事之始即以天子自待至王珍國張稷

謀貳於內不煩干戈天雨流芳皆斬首衍無殺主之名而坐收

討亂之實其淵蕭道成天服殿庭身乎弑者勞逸順逆

遠矣順之十男懿衍最賢懿死為人臣衍生為天子死

者類伍尚生者類實惜順之是殺巴陵其忠不如伍

奢也

南北交兵

南國出師之盛無若梁臨川王宏及風雨夜驚無故奔



勢未當混一  
故南北紛爭  
勝負互見夫  
鄱陽之請兵  
其事在前臨  
川之督師其  
嗣在後臨川  
為應敵之兵  
以失紀而致  
喪敗鄱陽為  
復仇之兵以  
敵強而僅相  
守然非梁主  
剪戮諸齊兵  
禍或可未作  
故先書梁後  
書魏作者固  
有特識至兵

潰兵刃未交死者五萬敗北之恥亦惟宏為甚宏於武  
帝諸弟中最不才終身錢愚內行尤亂師旅之任豈彼  
所堪帝揚威朔方燁車彭而輕命小子屬以大眾軍  
容雖盛徒耀川谷是殆以兵為戲不戰而靡其誰執咎  
韋叡裴遠國之所忌帝欲擇師斯非丈人之選乎舍之  
而用宏者以介弟故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徇子弟之  
私殞天下之命梁室不綱初政已見西昌侯淵藻殺鄧  
元起而不問臨川王宏棄師而無罰厥後西豐豫章背  
親降魏兆基於此豈獨蕭娘吕姥見笑夷狄哉東昏之  
世齊隙可乘元英源懷屢請大舉逡巡不發意者其無  
志於中國乎梁武篡齊欲盡殺諸王寶寅懼死竄迹入  
魏伏闕請師痛心復讎弘演內肝而齊人救魏包胥袒



之勝負在於  
用人結出正  
意則固以梁  
示行師之準

哭而秦人救楚忠臣孝子之行可使國家存者不亡亡  
者復存竇寅雅重之性賢於袞履宗祀之痛哀於草莽  
魏主傾國捲甲名討不義不能驟得志者亦繇昏亂方  
定柴配有入武帝非歲暮之時將帥皆攀附之傑英雄  
朝氣持而不<sup>固</sup>是以彼此陳師曲直壯老互見得矣然  
以梁國方立魏軍數<sup>天</sup>至<sup>流</sup>東<sup>西</sup>應命蹶趨顛危令非翦滅  
齊宗迫其挺<sup>何</sup>至洛口橫骸義陽失守哉魏人失時  
於前爭城於後頓銳鍾離勢必不克韋叡曹景宗濟之  
以和戰守並用遂<sup>秦</sup>捷功梁任宏則敗任叡則勝君子  
繇是知所以建侯行師矣

魏代柔然

柔然之號始於木骨閭子<sup>會</sup>再傳而地粟袁死部



分爲二後且軼興軼衰與魏終始社崦井兼諸部自稱  
可汗學中國立法置戰陣爲邊害道武患之干戈方起  
太武宣威白阜刻石獻文帝集武川紀功至今訪天山  
之蹟懷北征之頌比於周伐獫狁漢逐匈奴亦云庶幾  
然叛服飄忽如風鳥合離不一強卽思距斛律方靜  
大檀復興豆岫雨摧又熾干戚外請婚姻時窺邊  
塞阿那瓌果受國恩不忘寇勁騎圍集危於白登嫚  
書和親倨猶言頓與之爲好則夷人野心終朝不保二  
而討之則鷹墊獸馳共行已逝疲中國之力而逐無人  
微一時之勝而戕萬物得不償失功不輔怨班固致戒  
於西域江統先憂於徙戎良有以乎東西魏分各結柔  
然爲重高歡英武願爲子婿宇文雄略亦謀降主悼后



侏儻之女文后大國之母邊塵告警寂陵長閉孝武即  
不惜一婦人以謝將師其如天下何突厥本杆滅鄧叔  
子餘燼在魏秦挈而還之然三千餘人盡殺清門外  
傷哉黑獺昔者何親今者何忍此惟畏強侮亡不為齊  
存邢衛而為江黃蘇是知好殺不仁棄危非義不  
獨夷狄然矣

肇忠用事

芳流雨天

通篇竟將肇忠分作兩對而以一結總收蓋肇之惡實浮於忠故忠之死稍愈於肇然中宮高肇出白夷士以舅氏之戚數日驟富貴尙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尙書令初肇孜孜政令世謂其能然不學無識勢不至任勢殺大臣不止也如皓常季賢陳掃靜等皆險輕不可近天子出而遠之足矣必以此罪北海王詳誣奏至死豈法之平乎漢王鳳殺王章竇憲殺樂恢

通篇竟將肇忠分作兩對而以一結總收蓋肇之惡實浮於忠故忠之死稍愈於肇然中宮



善惡攸分外  
戚姦邪若一  
一惡一恨垂  
戒良深○高  
肇之惡在於  
殺諸王于忠  
之惡在於任  
羣小同一姦  
邪要有差別  
分得詳明具  
見作手

外戚播威海內重足況執戮親王如一匹夫無將實甚  
何所逃死京兆王愉憤怒出師殺於野王猶以弄兵爲  
辭彭城王勰魏之賢王無罪飲毒載尸歸第冤哉皇天  
其孰堪此人臣有二死疎間親死卑踰尊死不肖害賢  
死三者有其皆可以死兼之亡無日矣肇殺北海京  
兆猶以疎賊親卑賊考至殺彭城不第賊尊與親也又  
賊賢焉史言肇西征車雨中折於函谷兆不吉還余謂  
勰亡之年即肇死之日無俟宣武告崩悲泣憂戮也于  
忠素朴直宣武嘉其忠款爲之改名又賜劍杖令其循  
名取義出入自防凡肇不道忠所不平身行翦討旣得  
志卽忘殷鑒惡裴植郭祚而殺之卽高陽王雍幾不免  
斯何心乎論者云忠不交勝已與章初環楊保元友稱



斷金李世哲以金帛結二人進引參腹心忠擅權昧進  
計悉出世哲然以阻忌之性來不義之朋身為不善何  
責於人彼苟得免者亦以何仰女主黃綠舊恩不然西  
廊之禍續矣宣武二后于氏靜默婉容性不妒忌高氏  
則阻遏後宮高憚聞余惡肇惡類高貴嬪又恨忠無德  
不如于順皇后也

邢巒寇西

天雨流芳

行兵貴審勢  
赴敵在任人  
梁勢可乘魏  
自坐失田於  
不能知人故  
得者竟失成  
者復壞任人

梁武帝天監四年秋七月魏統軍王足攻涪城八月大  
敗梁軍殺其將魯通等二十九人綱目大書之以為  
戰爭殺將未有多於此者也夫與師無名多殺不仁責  
以義兵則當在魏然戰勝攻取兵家之常可退而不退  
進皆謂之愚足既饒捷涪城可舉若克涪城



一誤兩國遂  
相持而不能  
相下

益州可在掌握而魏主遷延坐失良會此邢巒所為懇  
懇也巒少好學有文才幹略經營漢中開地定境獲郡  
十四功大於足矣決定<sup>蜀</sup>止須眾二萬彼度梁無姜  
維而魏有鍾鄧<sup>檀</sup>先附益州中分不絆大帥於沓中  
而外援自<sup>無</sup>出奇兵於劍閣而豪右悉歸藉勢順流  
莫若斯日<sup>請</sup>足軍竟還李仲遷或張法養女  
盤樂廢政城入<sup>斬</sup>首降梁巴西遂沒將得而失其咎誰  
歸夫涪城之役累表請行鍾離之師苦口諫止豈巒一  
人<sup>怯</sup>自異誠見<sup>虛</sup>國易乘天險難破王足勢可長勝  
而禁之不前元英兵無克狀而師老不反此皆用違其  
時物爽其器也梁以張豹子伐康絢則壞淮堰魏以羊  
祚代王足則棄巴蜀兄國家舉大事用大兵成敗豈不



以人哉

梁魏爭淮堰

梁築淮堰以便攻戰其始自魏降將王足陳計而發端其終自梁刺史張豹子不修而敗壞但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則淮堰可不築若三關不守而地險失持為患孔多論爭淮堰而先從用兵說

梁武帝篡齊而自立蕭寶融以奔魏魏為發兵伐梁天監以來無歲不戰三年春梁姜慶真襲魏壽陽不克魏使任城王澄梁鍾離梁遣張惠紹等救之戰於邵陽大敗自是梁不用城義陽晉人於魏矣四年春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以郡降魏魏遣邢巒入漢中取梁州十四郡秋魏王足攻涪城殺梁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魏射柳魏師師伐魏次於洛口十一月魏王足奔梁五年夏四月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五月梁取宿預梁城小峴合肥等城秋九月魏邢巒擊梁師敗之復取宿預梁蕭宏逃歸冬十月魏徵



起所以原淮  
堰之所由築  
後用三閘收  
結所以明淮  
堰之尚可緩  
至正講處則  
以重困民力  
功訖無成斷  
之而其失固  
已自見○既  
苦於兵又斃  
於役至漂沒  
城戍村落十  
餘萬口則其  
毒固已太甚  
於乎向辜羅  
此海凶為民  
上者能勿動

邢巒還造蕭寶寅與元英圍鍾離六年春正月梁曹景

宗韋叡大敗魏師於鍾離當時南北用兵民不堪命梁

卽省役薄徭猶弗濟齊九年作緣淮塘十三年築淮

堰十四年淮堰潰復築之十五年夏四月淮堰成九月

淮堰壞其與而日新也於兵之不足又因之以力役

仁者豈若是乎魏者曰王足伐梁益州城戍降者什

二三蜀將克矣遠以羊天代之激其奔梁是宣武不能

任人也罪梁者曰王足魏之叛將也堰淮水灌壽陽非

計之得者也陳承伯祖龍言功不可就武帝違之而興

大役何其聽言之不審也或云淮堰未起先有荆山上

格浮山下格潼沱激溝併灌鉅野之謠史臣又謂鎮星

守天江而堰興退舍而堰決是役若有天道梁武無容



念

力焉然沈鐵厭蛟伐樹填石盛夏勞疫枕尸蟲飛嚴冬  
河凍死者十八苟念民瘼亦可止矣且堰工告究軍壘  
列居開湫東注魏師潰歸晉康絢力也張豹子譖行敕  
其代事堰曠不修未幾而壞用舍爽中成難敗易天寧  
任其咎哉魏國守壽陽時有水患大抵夏月久雨淮水  
暴漲皆足為病不關堰之廢興若平靖武陽廣峴三關  
界在信陽南並分疆之要害也梁得之而魏復取之事  
在天監之八年則作史者為梁懼矣

元叉幽后

咸陽王禧以逆誅其子樹入梁遺魏公卿書暴元叉過  
惡言又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二鬼食人名表噬物  
為觀又殺清河王懌戮中山王熙子弟推刃本支陰賊

靈后潘亂壁

孽擅命此宮

之幽母子隔

絕蓋后於元



又始則以姻戚而寵其在斷又以姻戚而緩其死是元又之惡后實養成之通篇於后無恕詞非以寬元又之罪正以見淫亂之人幽辱固其自取用意深嚴筆有斧鉞。姨父二字自帝謂之前後特為拈出所以著禍亂之由非徒謹浪

不疑樹言信然又父繼襲封江陽王素無令德為御史彈廢又少碌碌不聞邁種特以妻靈皇后胡氏妹遂居心膂寵任出諸王上天澤之戚藉椒風之助親王不貴而貴姨父時使然也胡太后聰悟多才藝射能中針孔雖女婦人志而不羣宣武既殂明帝冲幼即行祀聽訟策孝秀宴荒出入遊幸儼然一蕩天子至逼幸清河王懌尤亂天常使又惡淫者聲罪以討后入金墉懌歸司敗猶之齊人殺哀姜不為不義獨惜其謀成小人禍繇私忿胡文以大逆懌死非其罪而天下怨又益深彼繼婢妾良人又不別姑姊凡男女之防宮掖之禁其父子不知也即使誅懌以法尚云以亂易亂况懌有賢聲又多醜迹一人牆茨之羞不蔽四海仇



以爲工

盜賊縱橫前者未殄後者踵接至親王歸之降王歸之幾於無人不欲作賊爾未奮力剪除雖旋見撲滅而君臣相圖

讐之怒懾死又生勢不得矣太后被幽北宮欲下髮入

寺憾又已甚高陽王雍定計外廷潘外憐進言衽席又

即百身難以贖死太后猶以一妹之故濡忍不決婦人

之性蕩逸有餘果斷不足此豈呂武匹哉元又既死弟

羅復通又妻國后姊妹皆不正又又不幸而爲姨父矣

六鎮之叛

魏明帝正光四年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五年胡琛

起高平莫折大提起秦川其時盜賊蠶聚叛亂踵告

乞伏莫干反於秀容于菩提反於涼州旋起即滅者不

能盡書也孝昌改元賊勢滋大杜洛周葛榮等縱橫莫

制墜名城戮大帥至章武王融廣陽王淵被殺樂安王

鑿據鄴叛降宗國親王不死於賊即身爲賊何尤天下



自此始乃  
知坡公去姦  
民策固制治  
保邦之良謨  
也

者紛紛乎莫折念生天生太提子也方俟醜奴胡琛將  
也太提死念生尤強琛死醜奴浸暴蓋父死則子繼一  
帥亡則一帥出盜蔓蔓且以世及禍始沃野而叛窮  
六鎮履霜戒漸豈不信哉賀拔度拔父子殺衛可孤羊  
侃殺莫折天渠魁既殲勝勢在魏矣拔陵殺琛元洪  
業殺鮮于修禮葛榮芳殺洪業洛周盜賊相殺隙可圖矣  
然羣盜滿山小挫天不折攻殺日久後出者強是以葛榮  
醜奴驍銳於破六韓諸賊也蕭實負荷魏重在討賊  
無功遂殺酈道元背魏自立為侯終德所襲攜妻子奔  
醜奴志望齊帝反臣劇賊策斯下矣尔朱榮河陰之役  
弒太后幼主殲夷百官洛陽人士思食其肉以此出討  
宜為賊屠膾宣雪眾忿乃精騎七千破賊百萬葛榮生



爾朱縱橫元  
顥來奔其得  
復國陳慶之  
力也乃顥甫  
得志卽謀叛  
梁而猜忌慶  
之以自速其  
斃篇未詳慶  
之忠勇正

擒五州平蕩韓樓那果醜奴道洛以次就殄兵行神速

世無其比何則外賊之氣方衰內賊之氣方盛同一賊

也而倚伏乘之勢不敵也也三秦甫定榮旋伏誅豈免

盡狗烹功高莫賞乎亦繇大逆貫盈神人不賞尔朱榮

斬東序葛榮都市其罪同其死同也

元顥入洛

元顥初至洛陽欲入閭閻門馬驚不進元昭業謂其兆

猶劉更始不厭帝位楊曇華亦云假服袞冕不過六十

日乃七月果敗言符驗也魏當永安時衰亂日甚葛

榮南侵尔朱榮縱暴王子攸寄命強臣朝不保夕元天

穆東擊邢杲空不設備顥藉陳慶之銳師乘虛進拔榮

城梁國榮陽虎牢兵指瓦解子攸出奔河內洛陽無人



以形元顯之  
皆德夫人實  
有國已則夫  
之因人成功  
旋即背之雖  
英傑自命亦  
未必長言况  
庸劣如元顯  
乎甯我負人  
無人負我覺  
二語於此竟  
說不去

惟顯居之排枯朽者易爲力此其時也天移北走曹魏  
迎降顯且無敵尔朱榮敗卒再奮冠受被擒顯死臨顯  
驟而勝亦驟而亡人盡爾朱悲北海然尔朱何能死  
北海王顯顯所速死者在猜陳慶之而欲背梁也蕭  
寶寅齊明之子國亡入魏尙南陽公主總大軍後忽  
負德殺顯逆元改<sup>芳</sup>號兵敗被擒身死駝牛署夫以  
中國令盾失國走胡受蠻夷之恩被侏儻之寵始附而  
終叛之<sup>流</sup>離與亂賊同死况顯本夷虜父詳貪淫  
魏之棄臣詳死<sup>所</sup>顯痛罔極望風歸梁助以六師送  
歸京國大梁之仁同於去地豈與魯莊納子糾趙鞅納  
顯同日語哉顯甫南面卽萌貳心慶之請益兵備禦  
反表止之親其所仇仇其所親遂使梁德不終彼躬同



靈后肇釁魏  
亂紛紜爾朱  
榮問罪猶為  
有名自敬宗  
刃榮東序爾  
朱遙起帝京

盡人君無行不如匹夫田光侯生之倫猶將笑之此所

謂朱均之性生於孩提斟彘之禍沒齒不悟也慶之護

顥入北提兵士破虜二十餘萬自發鉅縣至洛陽

十四旬平城三十二方叔湯湯何以過此顥既內異馬

佛念說其萬世功惜哉不從潰於嵩高至

今壯士猶為撫膺天南流芳歎彼或者慕介子絕域之功而猶

有鎮惡關中之慮是以徘徊也

元魏之亂

元魏衰亂釁絲後鄭儼徐紘親倖用事明帝暴殂

遂至唯虺稱帝當壁再移晉獻驪姬漢高呂雉有其戒

毒尔朱榮秀容酋長世席兵威憤王室不綱抗表問罪

長樂王子攸賢王之子迎而立之太后淫暴臨洮偽立



雲擾而羣雄  
迭出用奇制  
勝離合合離  
迨高歡入朝  
爾朱克珍而  
魏之流離板  
蕩幾於口不  
忍言此雖天  
實爲之要自  
以一后而毒  
流宗社可見  
女主當陽必  
非朝家之盛  
事

遷而廢之罪人出宮宗祏有主不可謂非變事知宜權

行合經也賊臣費穆謬贊屠戮榮心頓昏高陽王雍以

下衣冠二千餘人踐辱駭長樂二弟亦就駢死從死

國家危急人望義師以其靖亂非以益亂尔朱聲哀國

仇血流京師上下忽觸視靈后尤甚名齊桓而行董卓

其誰堪之長樂英芳權不自繇外厄仲達內迫懷廢憤

結殺榮梁冀雨死而西鍾不驚司馬誅而南闕無恙人方

謂魏敬神武實邁羣后就意尔朱徒蕃餘孽紛起世隆

奮向京師兆從西漢敬宗孤立宗國之戚所恃惟

華山王鷲城陽王徽皆嬰安無備望敵先逃於是身委

胡騎宮禁汚塵孟賁雖勇空手不搏嗟哉敬宗縊於佛

寺此真大亡豈羽罪哉高歡累世北邊負才康濟雖爲

本公... 論... 卷... 期



榮所拔擢孟德奸雄其所長也高乾慷慨陳論李元忠  
鼓箏長歌忠義悲憤感動天地歡欲舉義斛斯椿賀拔  
勝賀拔岳宇文泰等咸慕英雄自命欲為歡所為孰肯低  
首亂賊受其驅使即其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  
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公朱專割權強莫比然勢極者變  
速身高者慮疎羣雄并算離合在人歡慮世隆兄弟與  
兆仲遠合也天雨雄芳繼反間而猜貳迭形勝慮天光與兆各據  
一方難以盡去也椿立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歡而  
兵皆會鄴始令爾虎自關繼并十鼠向穴尔未固強羈  
絡剪除久繇歡等河橋啟納枝黨盡誅竇泰師臨元凶  
縊樹雖天殛稔惡人謀未嘗不勝也魏朝舊制後宮生  
太子者先賜死宣武改令胡后得全揆之以義漢武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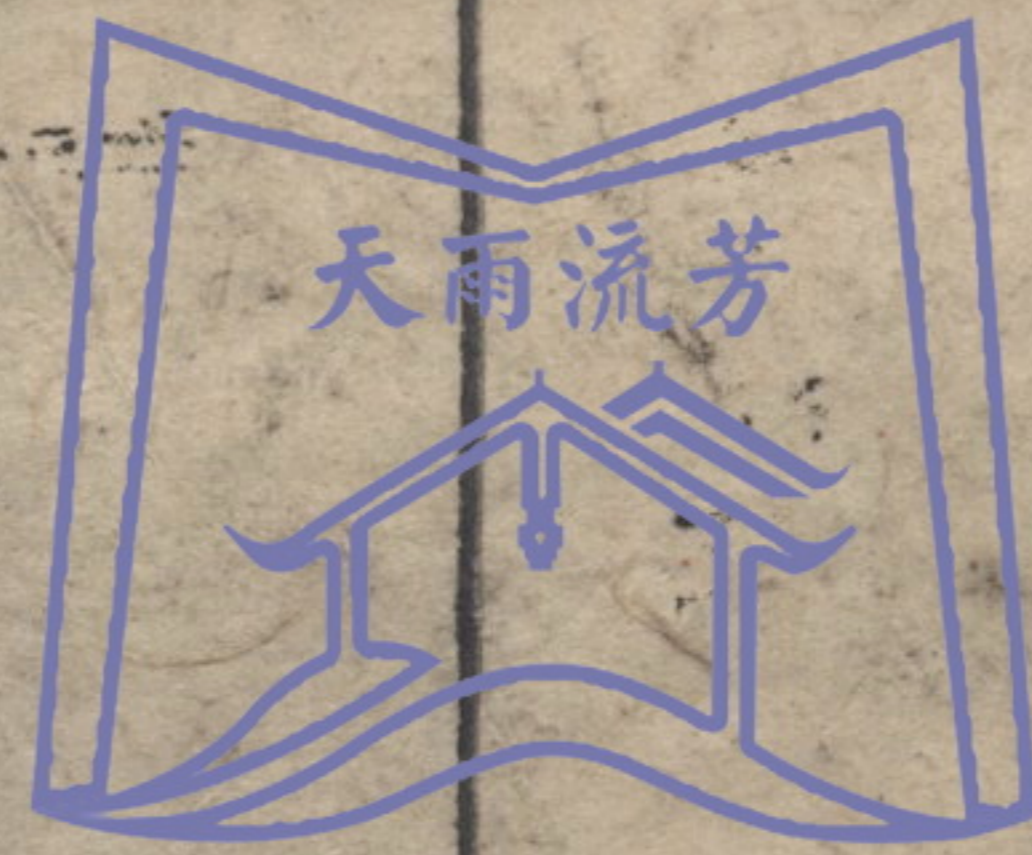
鉤弋不如其大度也神州割裂反因此起是又事存氣  
數非國君得而主之矣

書

卷

圖

區



家

卷之六



